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九年六月第一百十二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Jun 2009



-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⑥
- 馬華詩輯
- 越華詩人詩輯



目錄

No.112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秀陶	七五自述	1
仲彥	漫遊古都	1
達文	從游泳池開始	四首 2
哲明	多年後	2
向明	手在詩人手中	三首 3
陳葆珍	墳前	3
魯行	六行四首	3
鄭玲	我正在將你等待	4
莫臥兒	割草	二首 4
包苞	死人們的搖滾	5
張瑩	那年夏天	6
杜風人	新出土的長城真相	6
馮光輝	一位藏女	6
遠方	那天，面對大海	7
冬夢	你捧著這束花兒回家	7
黃奇峰	復活節 2008	7
牧鶴	點亮心中的燈／我的早晨	7
疑雲	燈節觀煙火	四首 8
張耳	彷彿	8
毋二賓	流水之章	9
謝勳	等候／電車上的啞女	9
馮冬	地震周年紀念	9
林明理	又見寒食	三首 10
汪抒	陰山	10
輕鳴	意義／構思	10
王克難	細的韻律——星星	11
古松	讀陸游／憑弔	11
蔡克霖	六月無詩	11
李雲楓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21
步鵠	冬假裡的追憶	21
嚴力	隨便拿	22
彭國全	黃菊	22
李斐	四月記事	22
北塔	把岩山趕下山來	三首 23

魏鵬展	青馬大橋	23
柏銘久	雪落中國／遍地桃花	23
桑克	春日近／郊外	24
韓永恆	絕活／距離／西藏	24
原筱菲	水墨初戀／時間的臺階	24
任知	靜	四首 25
宋非	佛陀的故事	25
蔡可風	下一個夢	25
黑馬	回不去的地方叫故鄉	二首 26
于中	父親；母親	26
柳青青	大鵬莊周	26
振嵐	鷓鴣就是要狙擊群鳥	26
陳銘華	過舊居／飛天／魚	27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

座標詩刊 12

馬華詩報 14

越華詩人詩報 19

譯詩

張索時	里爾克《新詩集》選譯	27
陳殿興	美國移民喉舌拉紮勒斯及其 《新的巨像》	28

評介

向明	五四人物的新詩	29
塞遙	時空中的位置	30
非馬	在油麻燈與霓虹燈之間流蕩	30
古遠清	一支浪漫的笛琴	31
劉耀中	斯諾德格拉斯	32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加州史丹福大學雕塑選影 (陳長青攝)

顧問：

紀弦 (三藩市)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黃奇峰 (洛杉磯)
杜風人 (紐約)
陳耀祖 (越南)
方明 (法國)
西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陳恆行 (維州)
塞遙 (紐約)
朱彥潤 (加州)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包苞 (甘肅)
王克難 (爾灣)
蘇寶鴻 (阿市)
林明理 (高雄)
格丘山 (北卡)

七五自述

嘆，七十五歲了！真不是開玩笑的，四分之一個世紀哩。想不到死皮賴臉，吊兒郎當，胡作非為苟且拖拉地居然拉到了七十五歲，拉到了自己從前愛罵老而不的年齡。真是報應

活到這個年紀，對於那些二十幾卅歲，或者四十幾五十便離世而終止其創作的音樂家、詩人們當然會油然而生出一種自慚的情緒。直到認輸的心態浮現時，反倒像一個剛被老師稱讚的小學生樣，乖個半天

既然老了當然不可以再凡酒瓶便要將它喝空。凡見到漂亮的女子便打馬猛追。作人、說話都得改一改了。要知道無論是那一種戲曲，那一種舞台，都沒有七十五歲之後還當主角的

時日不多了，有時似乎也該打算打算，規劃規劃，好在身無長物沒有遺產的問題。最多心願未了的不過是幾本書不曾細讀，幾首廿世紀末的樂曲還沒聽夠而已。其他的花、草、雲……既帶不走，也就罷了

七十五歲，七十五歲是個什麼概念呢？七十五歲就等於一個花甲老頭子外帶一個十五歲的大小子。十五歲的大小子剛好便是那年離家的年齡。討厭的只是他身邊那個老頭子，他是多餘的

看來不馬上熄燈打烊的話，這七十五還得一年一年的加上去。唯一的希望就是要加的話便請加在我不喜歡的那個花甲老頭子身上，至於這個十五歲的大小子嘛，倒希望他老那樣，別長大

April 2009, Los Angeles

祖師殿

朝陽，與風駁雨蝕、歷經變遷的祖師殿相視無語。

祖師殿，歲月的浩劫下這朵殘存的花朵，忍受著風霜雨雪的戕擊，挨餓受凍的眼淚，從蒼茫的群山深處流出來——就是這長長長長的河水麼？

祖師殿，在悲喜交加的風情裏，一頭牽著歷史的衣襟，一頭牽著未來的夢，歷史與未來中間的這段現實，與如血的朝陽，無言地注視。

祖師殿的意義，此時不是如何接受齋戒誦經的香客，而是在歷史與未來之間這段現實空白裏，恢宏地矗立成不朽的民族遺產、人文景觀的尊嚴。

當殿內那口巨大的銅鐘，敲打出歷史的回音，震撼在現實的心頭，並且在民族的額上犁出道道希望，熱淚盈眶的朝陽，就以永恆的守望姿勢，親近著面前這片多變的鄉土。

殿前這長長的河水，不再是群山哭出的一眶眼淚。

一隻古陶罐

把古都和脊樑雕刻出來的一粒粒英雄，和很多工匠的名字一起，他們所有的靈魂，在古陶臉上，刻滿滄桑。

紛紛揚揚，如塵世中的生命和吶喊，在歲月中沉浮。

裝滿朝代故事的古陶罐，在體內蕩漾著歷史和生命。

漫遊古都

把傳說和神話精心雕琢出來的遍地英雄，穿戴古都和民族的花環，出現在篝火燃亮的大地，像眼前充滿夢幻和狂熱的舞蹈，掛在藝術和激情的旗幟上，獵獵飄揚。

古陶罐，藏在塵世靜靜的一隅，把秘密、藝術和火焰藏進心底。

漫遊古都

時光的腳步聲，濺起黑黑的塵埃，夢想如沙，清洗我瘦弱書生的骨架和頭顱。

燃燒在廢墟的骨頭和火焰，他們的思想，一秒一個腳印，刻痛臺階荒涼的家園。

到處都是無聲的墓碑，看到這裏我已流不出淚水。更遠處是很多墓誌銘，在斑駁的日子裏晃動。

在祭壇邊停下腳步

楚風巫俗的沃野，到處都是全身塗滿大紅大黑、詭異符語的古老祭壇。夢想之中，噴吶吹奏著蒼茫，鑼鼓敲響了圖騰。

山民依舊圍攏來。頂禮膜拜依舊圍攏來。

梯瑪神歌圍攏來。狂放和激情圍攏來。懸棺和吊腳樓圍攏來。

大火映紅民歌、舞蹈和無數祭壇舞出的千年大風。

蒼天在上，我依舊是經常醉酒的男人，胸肌畫滿遠古，長髮舞出幻影，憂鬱深思的目光，刻痛蒼涼民間。

2009年寄自湖南

■ 達文

從游泳池開始

——仿〈巴黎聖母院〉

再大的勁
也激不起風浪
這就是我們
苦盼的愛情嗎
在水中
終於沒頂
我們緊緊相貼
彷彿千年的誓言
可是瞬間四周乾涸
已經剩下骸骨了
而且是滄海良田
重新出土
我們將如何魂飛魄散呢
我們真的願意被埋沒掉嗎
就任我們在空氣中永遠瀰漫

精神食糧

有人悄悄地說
“這是人吃的嗎……”

我猶豫了
多年的教養

但是飢餓……
然後我啞然失笑

最親密的孤獨

我的妻子蜷縮在
沙發上
睡著了

正對著
每天晚飯後
忘了關的
電視

女兒們
敲打電腦
或者在
各自的床上
朗讀

而我
拿書的手
擱在窗外
早就癱瘓的
黑暗中

二十年後致海子

你在北方
我在南方
村莊是我們的故鄉

麥地滋長你的疼痛
稻田鋪展我的寂寞
土壤封蓋不住孤獨

像低吟的歌
你是風
燃盡了太陽

讓淚去傷春
秋比苦海更深
歲月碾碎了心臟

你已經睡了
我每天醒來
睜著你的眼睛

■ 哲明

多年後

窗外的海一片安靜
一個人聊電影
島嶼很複雜，你知道我現在的位置嗎？
一個人坐車
看海
好幾年
這一次的行程沒有行程
停滯在站牌前等待下一個行程
公車沒有行經的路段會是
什麼劇情
我再也沒有力氣去揣摩
旅行，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
從一種生活
到另一種生活
我已流浪太久
此刻想讓風景固定下來以及
平安
你記得嗎？
那時候
一個人坐在圖書館
看書
抽象的海從窗外經過。浸濕我，我
以及我的書
很頹廢很美
壞掉鋤草機躺在我旁邊
我的書旁邊
那時候
寂寞是淺淺的幸福
略帶驕傲

3/28 寄自台北

03/2009

■向明

手在詩人手中

手在詩人手中
既是刀、剪
也是夾鉗、鋸刀
既是千斤鼎
也是噴霧槍

手在詩人手中
是保險鎖
也是萬能鑰匙
是手術刀
也是止血剪
是利斧
也是鐵鉸
是萬頓大吊車
也是一枚小起子

手在詩人手中
是我佛捻花伸出的蓮指
是穿透耶穌掌心的鐵釘
是真主口中如火的神諭
也是粗心詩人如我
方向鏽蝕的南針

北京行

朱元璋的北京
努爾哈赤的北京
慈禧太后的北京
林海音的北京
毛潤之的北京
俱往矣
剩不了幾條待拆的胡同
可以作證
我那正黃旗岳家一群老北京

■陳葆珍

墳 前

一層薄薄的草地
隔開了
我和爹娘
上面寫著
生與死

2009年清明節

正排隊直飛
欲一探台北 101 高度
可以作證

而我們這群台灣的新住民
流連在 798 北京舊村落
尋找前人遺落的記憶
也可以作證

不 甩

泰山崩于前 不甩
血口貪如虎 不甩
閃雷罩頂 不甩
驚鴻一瞥 不甩
罵成膽大妄為 不甩
掌他狡滑嘴臉 不甩

說他故意裝神弄鬼 不甩
咒他身段醜如殭屍 不甩
罵他下台仍然戀棧 不甩
指他數典忘祖無恥 不甩

不甩就是不甩
阿 Q 說
其奈我何哉

2009/5/10

秋風裏的老絲瓜

風撩開瓜葉黃褐色衣襟
裸露乾癟下垂的乳房

有人鼻頭一酸 忍不住
輕輕叫聲 娘

等奶大一個季節
時光就老了

雷雨夜行人

鎂光燈一閃 滅了
再一閃 又滅了

趕夜路進城務工的莊稼人
多想給家鄉留下一張照片

快門一按
地動山搖

城市裏的蒲公英

想家了 厚厚的一身積塵
她站在馬路邊等車

沒有一輛車肯在跟前停下來
所有的眼神都一樣麻木冷漠

就這樣，黃花女瑟縮在寒風裏
哆嗦成白髮凌亂的阿婆

路邊店做廚娘的山東女孩

面對切腹剖心的冬白菜
女孩的淚水刷地湧出來

來自家鄉的好姐妹啊
臨死仍摟緊自己的清白

看得出小廚娘很快就要當“媽”了
雖然她還是個只有十六歲的未婚女孩

2009/2/16 寄自河南

■鄭玲

我正在將你等待

誰是大師
大師坐在書山的濃霧裏若隱若現
我去星空尋找
里爾克 終於找到了你
你是上帝與人類共同創造的大美
任何等級的稱謂
 對你 都嫌渺小
你是沒有雷聲的閃電
 因此更為莊嚴
如果用熱愛 崇拜這些字眼
 來表達我如何待你
那又顯得過於弱智
里爾克 我只是將你思念
同山 同水 同隔著我們的時代
 和地域長年累月地思念你
有如一個流浪者
 站在異地的麥田裏思念家邦
唉 一個人的故鄉
 往往在某個人身上

當我想起那致命的白血病
使你捱著極其可怕的痛楚
孤獨地迎接死亡的時刻
 你身邊竟然沒有親人沒有水
我靈魂中的這顆淚珠
 三生不得融解
前人說：每一個高貴的人
都不可能輕易地離開人世
 因為這是冒犯蒼天的
是誰冒犯了蒼天？
里爾克 你生得那樣輝煌
 死得那樣悲慘
你的詩之財富營養了軍人 詩人
 政治家和學者
為何養活不了你自己？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陳麗華 \$160.00

支持

所幸的是必朽之人亦可不朽
 內心孱弱才是人真正的死
里爾克 你比我們身邊的空氣樹木岩石
 比憂鬱比愛情都更強大地存在著
你的藝術
不是帝國都城最後的殘照餘輝
不是讓人惆悵一番便轉過身去

讀一部驚風雨泣鬼神的傑作
其作者與讀者的關係神奇到什麼程度
 真難以言說
讀你 人 可以身在奴 心為王
 遭到任何厄運的衝擊
 也不會使自己分裂
讀你 純愛者明白了愛的本份
 是給予和忍受
讀你 被遺棄者愛得更深
讀你 我甚至要更新自己的血液

里爾克 你並非我的偶像
我的偶像早已隨朝代的興亡成灰
你是我橋上遲來的故人
我正在將你等待
火紅的石榴花在門前盛開
我從流雲照亮的枝葉間
 見到你走來的身影
我雙手捧著《杜伊諾哀歌》
等待你來 為我朗誦 為我解惑

2009年寄自廣州

■莫臥兒

割草

站立的事物都卸去了沉重……

熟練。穩健。割草工人操縱機器的手
一道道閃電刺進內心
綠色流星雨漫天而下

修剪後的草茬在骨縫中
密密生長，憋著勁兒
空氣中到處是血性的喊叫

很快，路旁堆起了許多衣冠塚
披著些許歉意
和不為人知的眼神
靜靜等待入土為安

五歲那年，在幼兒園的牆腳邊
我連根拔起一棵肥大的官司草
看著它在手中迅速低頭，枯萎，
成為一具殭屍

電信大樓上的三隻烏鴉

下午兩點，三個黑影牽動了
一小片天空。

高大聳立的發射塔
一襲夜色突然抖落——

枯藤老樹在遠處，巢穴
在遠處
暗黑的憂鬱
和暗啞的天空相互對視
默默懷舊

有一陣，它們在高塔上深情歌唱
用低處的嗓音

這個下午，電信大樓附近的很多人
目睹了樹林和鋼筋的愛情

2009年寄自北京

■包苞

死人們的搖滾

站在故鄉的大地上喊一聲
讓逝去的親人都沿草根返回來
生產隊長、飼養員、村口的老寡婦
讓我們忘記一塊餅子的仇恨
好日子裏，我多想親你們每人一口

滲進土裏的淚水讓它去吧
滲進土裏的血讓它去吧
滲進土裏的汗水，如果你要
就讓它痛痛快快再流一回

盛過苦日子的破碗呢
盤旋在清湯中的餓鷹呢
老寡婦胸口的那雙破鞋呢
親人啊，如果你們都回來
就讓我們手執麥穗
圍著場院裏的大碾盤集合
為過去的日子默哀！

傾盆大雨我們默不作聲
滾滾熱浪我們默不作聲
如果太陽刺眼，就為它蒙一塊紅布
老隊長，熱風熱雨中
對著你的百姓再喊一嗓子吧
如果喊不出來，就叫上司號手李二狗
讓他再到村口的山崖上吹一曲上工曲

今天，我們不做偷食玉米的小偷
今天，我們還要你做你馴服的社員
今天，我們只要跳舞
只要那些作古的人陸續返回村子
只要那些絕跡的烏鴉也加入我們的隊伍

讓我們重新找回鏽跡斑斑的鐮刀
鋤頭和鏟子
讓我們重新戴上紫花苜蓿的帽子
讓我們繞著夏夜的麥垛
再次敲響月亮那面古老的銅鑼

我們不問現在，老隊長

不問村口的河水為何乾涸
不問村裏的少男少女去了何方
不問牛羊絕跡的土地為何荒蕪
不問飽食終日的生活為何索然無味
不問，不問！
就讓我們在黑暗中握緊彼此粗礪的手
使勁跳吧！

我們先跳為祖國種過的公糧
跳一跳圍著秋天的穀堆
饑餓的孩子吞咽唾沫時悲傷；
跳一跳共產黨員黃國強
當著社員們的面
掏出老婆褲襠裏的糧食時的豪壯；

我們再跳為祖國剪過的羊毛
跳一跳衣不蔽體時
圍著羊群迎風高歌的激情昂揚；
跳一跳村裏的狗蛋羊蛋們
和婆娘們同穿一條褲子時的難腸；

我們也跳一跳為祖國開過的批鬥會吧
把那些打倒的地主再扶起來
把那些打倒的走資派再扶起來
今天，我們不開批鬥會
我們只要跳舞！

如果你嫌燈光太暗
就請飼養員找回一村的老馬燈
把它們懸掛在村子的樹枝上
最好給“萬兒墳”也掛上幾盞^①
讓那些死于饑餓的孩子也來看一看

看一看在吃完所有的飛禽與走獸後
我們的餐桌上還少點什麼；
看一看兒孫們當上“白領”之後
我們頤養天年的老人們還在期待什麼
看一看把土豆稱為薯條之後
我們的孩子還為何垂頭喪氣；
看一看吧，染了紅頭髮的村姑
在金錢的婚禮上，紅蓋頭下到底
藏著什麼；
看一看我們的主人在強暴我們
的女兒之前
為什麼還要說一聲“我是僕人！”

如果這些還不夠，就讓我們
默不作聲地
坐到那些達官顯貴們的身邊吧
看看權勢的酒杯溺死了多少
正直與善良；
看看貪慾的錢袋，隱匿了多少
礦工的冤魂；
看看村外的豪宅，幽禁著多少
無辜孩子的青春；
看看疾馳而過的坐騎，碾碎了
多少善良的夢幻！

親人啊，這不是復辟！
你看那村裏的破瓦房
你看那校門口失學的孩子
你看那病床上的老人
你看那拋家捨子外出的行人
我只想告訴你們，嬰兒已被
端上了餐桌^②

愛情已被插上了草標
權力已被貼上了價碼
這不是假的，不是！

“龍生龍，鳳生鳳
窮人的孩子去打工”
親人啊，如果這些都讓你傷心
就讓我們拼命跳吧
星星並不冰冷，因為它滑落在
我們的眼角
太陽並不溫暖，因為它遠離了
我們的內心！

如果你們都跳累了，親人
就讓我們站在乾涸的河床上齊聲合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
如果你們都憤怒了，親人
就讓我們站在荒蕪的土地上齊聲合唱
“翻身不忘共產黨……”

2005.8.15 甘肅

^①萬兒墳是農村丟棄嬰兒屍體的地方。

^②記者暗訪發現，在南方的某些餐館，有燉食嬰兒的現象。一個五至六個月大的女嬰配上中藥材燉熟之後以3500至4000元的價格出售，竟稱主要功能是壯陽。

■張莖

那年夏天

——給女兒靈曦

你來電表示
婚後要重新練習鋼琴
掛上電話之後
你那幾句未及時說完的話
旋即伴隨熟悉的琴音
從厚厚的相簿裏
繼續吟唱著
一路由紐約橫跨加州
又從大學時代回溯至你少女的夢幻曲

沿著泛黃舊照的兒時路
不一會兒
便來到
那年你以兩條小辮子
繫住的夏天

那年夏天
鏡頭距焦閃然拉近
一幀用童話兒歌和冰淇淋
編織的往事
像巨幅的劇照
張貼在記憶的看板上

那年夏天
也許會暫時被歲月藏匿
卻永不消失
每當我想起
畫面背後總襯托著
你彈奏的蕭邦和德布西
而今又多了
一點點雷赫曼尼諾夫

4/21/2009, Tracy, CA

■杜風人

新出土的長城真相

當年在八達嶺上 仰俯
天地 江山在我腳下
自豪是龍的傳人

當我用拐杖敲敲一磚一隙
我聽到城下嚎啕的哭聲
循聲振翼的翅膀 飛越
大燕嶺 我撿到一枚碧奴
拍磚哭脹數百倍 兩千年
尚未風乾的淚

淚影睜睜 逼視
一股來自北方塞外的沙塵風暴
拱垮蜿蜒古人心過山過河的天虹橋礫
扭曲最接近長安督脈的大椎風骨
且正彎腰 篡改
殘垣上春秋騰緒的遺帙孤本

城牆上的磚 一逕一逕的歎息聲
把我身上蒙塵的龍袍卸下

從此候鳥天涯 孤獨漂島中
懸滿壺問號 酒問千百盞

當下的長城 為什麼
比古書上的長城 更彎
更曲 為什麼為什麼

海角熒屏正播報一則號外
新出土一段長長的長城沿長段

深入閱讀 此一截地下兩千年斷層的情意結破綻 斟酌中豁然酒悟
原來長城是一條纏綿悲涼的歷史遺囑

曲直殷殷 委婉叮嚀

■馮光輝

一位藏女

一盤太陽急急在山那邊裂開
一位藏女悠悠地看
一群野狼急急在山那邊糾集
一位藏女悠悠地等

藏女獨坐巴顏喀拉山上
藏女獨享最後一縷絳紅
黑油油的羊皮襖裹著她
如一塊褚石
自然成巴顏喀拉的獨特景色

我有槍有帳篷和篝火
就紮在山下
我不怕黑夜
不怕黑色的各種神色
毋庸置疑藏女遠離這些
她不急回家
仍然領首凝望前方
黝黑的臉龐依舊
閃爍成熟的微笑

黑夜將沉
我耽心她背脊上鋪展的烏亮細辮
會在夜風的拂動中被狼爪扯亂
又過了一個我憂慮的揣摩
就走到她身邊
我只看見一條時斷時現的路
和她一雙活泛的眼睛

我回到山下時
藏女在山上開心大笑了

2009年寄自常州

中原蒼生的子子孫孫
塞外 寒
北風 冷

2009.4.29 紐約

■遠方

那天，面對大海

1、

一把月牙彎刀
鋒芒內斂
鈍鈍而狠狠地刺過去
從這頭到那頭
沒聽見痛苦的呻吟
只感受到
茫茫然灰白中
萬年一刻的無奈
於是
水天就此分離
思緒從此脫節
在一個偶然的午後

2、

完美的滑翔
海鳥只將一句
不知叨自何處的
戲言
輕巧丟下
埋在谷底的往事
竟頓足捶胸
瞬間激動成軒然大波
驚濤拍岸
可明白歸明白
一陣暈眩
我蹲下

09年4月底

■冬夢

你捧著這束花兒回家

——愛兒本治十二年忌辰

一首給你寫了十二年的詩
中間隔著
一條陰陽的海峽
爸爸媽媽每次見你
總在斑斑未乾的淚痕醒來

一首給你寫了十二年的詩
每一個字每一行句
中間鋪滿
春塵或夏雨
秋絮或冬雪

爸爸媽媽此刻焚了這一首詩給你
散開如灰茫的煙花
縷縷欲絕的傷感
為何你滿心歡喜的
捧著這束花兒回家

你捧著這束花兒回家
爸爸媽媽今晚問你
你回來的
是你是我
還是我們的家

2009年寄自香港

■黃奇峰

復活節(2008)

意料不到我的受難節竟提前到來
星期四中午有斗膽賊人撞開我家大門
警鐘響了賊人落荒逃竄
未及翻箱倒篋

太太剛巧出外購買伙食
省去家中受驚受嚇受折磨
恐慌的寒心從她體內顫抖出身外
連來壓驚的鄰居也感染上她的寒意

大門早已骨折難關上
我計劃暫時釘上厚木板在門內面封住
太太姐夫用心機扭曲折門門
我再加上一大木樁在門後暫時堵住

忘用照相保留記號
忘了黃昏旭日的殞落
一心一志想把大門勉強門上
順暢渡過最黑暗不安痛苦的一夜

太陽出來了
復活節雖到卻是暫時的
與保險公司周旋了一年
終於真正復活了

2009年加州

■牧鶴

點亮心中的燈

有這麼一個人
總想用虔誠的信念
點亮心中的燈
一場暴風雨

會讓熱血沸騰
在激情燃燒的時刻
是誰在成功與失敗的邊緣
吶喊助威
天生他才必有用
精神的力量是超然的
只要心中的燈不滅
通往佛的道路上
舍利子總在眼前閃爍

我的早晨

窗口的一縷光告訴我
新的一天來了

當我推開門痛飲清新的空氣
精神抖擻了許多

然後打開生活的萬花筒
隨波逐流

■疑雲

燈節觀煙火

北京
有隻會站的
巨人喇叭
世界皆驚訝：
龍檐鳳壁的古都
怎麼突然亮出了條
嶄新的洋不洋土不土的
大褲衩？
人不覺得難看
天有點兒受不了
就用烙鐵搗了它一耳光
烙得褲腿嘶嘶冒火花——
像是燈節放的煙火
CCTV 打趣說：
沒關係
只是褲腳燎了一點兒
離心還遠呢！

注：CCTV 中央電視台。2009 年 2 月 9 日 CCTV 新建的摩登大樓，謔稱“大褲衩”，因正月十五過燈節放焰火而起大火。

Big Pants on fire Feb 9, 2009

唱反調——對口詞

中國人喜歡唱反調
你 411，我就 114
你失火打 911，我遇盜就撥 119
你股市紅色為降，綠色為升
我就紅為贏，綠為輸
你經濟衰敗
我就投資擴張
你頭朝社會主義轉
我腳就向資本主義移
你我天生不一樣
誰讓你佔居西半球呢？

我祖祖輩輩只住東半球
我堅持我的原則，我的特色
絕不同流合污
搖啊搖，搖啊搖
條條水路都通外婆橋。

清一色的美國調

嘿，你不是土生土長的漢語教授嗎？
笑話，聽中文流行歌曲
得看字幕才懂！
什麼，歌詞一字字崩出來硬又快
初像便秘 後像爆著的玉米花？
天津快板再快你不都懂嗎？
啊，連華人白丁都懂。
哦？美國流行歌也有慢的，不過調不同。
真不懂，怎麼全世界就流行青一色的
美國調?!

永遠不老的少年

不照鏡子，就看不見
眼角那兩條搖尾的魚兒
不梳頭，就不知道
哪兒來的瓦上霜
我最喜歡喝星巴克
最喜歡吃垃圾快餐麥當勞
買衣服最愛上 Forever 21
搖搖擺擺的小孫女
拉著我的手：
奶奶，hip-pop, hip-pop, hip-pop!
上學的孫子送了我張情人節卡
上面寫著：
奶奶，我愛你——
一位永遠不老的 teenager！
地下頭長荒草的爺爺聽到了
嫉妒得紅了眼：
不行。下輩子，我也得
Hip-pop, hip-pop, hip-pop
作個永遠不老的少年！
2009 年 2 月洛杉磯

■張耳

彷彿 ——給莫非

只有幾粒塵土
你是其中一例。

不寫俗氣的珍珠梅，也不必嘗
壽字蛋糕。這些花草，這些花草的影像
最有把握：那是面對世界的賭博
辭語的博覽會裏有一把好剪刀，比如
國風裏土里土氣的“薇”，我們分不清
豆科還是蕨科，能吃嗎？這十年
一熟的禁果？
收放在哪裡？手放在哪裡？

“壽”字怎麼拆？趙四小姐？
可以全盤抄襲，卻不能重複
任何一行。那個春天呢？我們見面時
鳥兒四聚，浮土紛紛
把一個糊塗的主意留在心裏：寫到難
寫到最後一行，靠不上服裝道具
特殊技巧，甚至情節詞藻。我們

永遠沒有經驗，因為經驗容不下
詩人。不寫，最有把握，只把事物的根苗
在穿堂風裏涼快地抖抖，擇成一個
乾淨的孩子，抱在懷裏沉甸甸，起碼
幫助我們避免白紙黑字的邊緣，就是
一輩子企圖想清的一個意思，一支曲子
卻複雜得不能吟唱，像多部協奏
需要人聲以外的

鋼琴、銅管，打擊樂，還有耳邊的風扇
丈夫開鎖進門，浴室裏嘩嘩水響，
手邊情情種種
七上八下的句子。還能對自己
說什麼？除了詩
除了這首調門把握不準的歌——
頭兒起得太高，像後海荷花市場
飄飄的孔明燈
凡塵不染，跳過柳梢，就只能
奔月亮了，從那兒看
你娘的傷腿，我媽的壽筵：

來了不知道來了
走了才知道走了。

■ 毋二賓

流水之章

一、

九月的天空上掛滿遠方
清澈無比，我的心是菩薩的心
是佛的心長出淚水

多麼幸福，活在這秋天。

二、

月亮彎成秋天裏桂花的心臟
有人在月光下跌倒
有人在深夜死亡

月亮對此深感厭倦
低眉垂首，漠不關心。

三、

陽光和雨水
這灌溉大地的事物
看望那些風
它們攜手飛過松樹林上空

世上的人大多如此
從塵土裏來，在深夜落定

四、

秋天我想起曾經愛過的她們
靜靜地躺在落葉下麵
的那些記憶

汽車的響聲掀起葉子
還有鴿哨和城裏的月亮

我愛著
鄉下紮辮子的姑娘

■ 謝勳

等候

——陪審團篩選記

三教九流
夾縫在
義務權利
權利義務
神聖與煩躁間
際會一堂，在法院

一陣陣唱名的
等候中
電風扇沉睡的仲夏聲
一點一滴
注入整室
蠢蠢的茫然

唱和著
法官帶頭的宣誓
告與被告的律師
交叉的雷鳴
曝光一部跟著一部
隱形的小身世

等著，等著
那一支籤
只為了入場觀賞
法院舞台上演
肥皂劇的
苦辣酸甜

電車上的啞女

電車上
幌盪的靜寂
訴說著
鐵軌
任命的心律
臉頰黝黑發亮

■ 馮冬

地震周年紀念

一個男人在帳篷裏啃麵包
喝下混濁的水
十幾天來，他的手掌乾枯了
他的孩子
頂著太陽，在空地上準備高考

他隱約聽見
人們捐了款，要重建家園
某某公司將開發這塊地
把廢墟統統清理，建一個旅遊村
帳篷外
人們忙碌著，挖出一些屍體，又埋掉
縣長焦頭爛額地安頓災民
直升機在頭頂盤旋，記者成群而至

他坐在帳篷裏，靜靜地啃麵包
帳篷外的一切
突然變得不可理解

2009 寄自南京

花蕾般的印度啞女
以微笑的手勢
唇語
和友伴舞出

一朵朵的心花
彷彿
這世界，那瞬間
全都為了她
而春風滿面

長髮的白人男子
走到她面前
答謝說
妳那美麗的黑髮
一整肩

■林明理

又見寒食

雨添了許多聲浪
終將風吹在冰透的臉龐
而朝旭未露 泥路有馬車答答
從松嶺下來 迂迴繞過
是誰拂著樹葉淅淅被涼掃淨
投下更其烏黑的影
在遍地的濃溼中閃明

總是在想起妳的時候
急急地前進
妳聽，那春雷不經意地響了
四野的蛙鳴在淒切中開始
跟隨我依近竹籬外的青墳
我的愛
跨越千載 歸去
已是黃昏

海上的中秋

新雨乍晴，
遠山不染纖塵，
竟映照一抹閃紅，
點亮在古剎楊樹上。

風柔柔，四野寂然
只有白浪無止無息
憑依暮鼓聲聲。

我在霧中走著，
想遮拾一串串星顆，
讓階前草露的微音
隨風而去；
在霜徑菊香裡，
也在明月外。

■汪抒

陰山

我有著北方遊歷的體驗
陰山腳下
我只能失語

日光太輕——那什麼太長？
悄悄的轉換不如徹底的改造

陰山
我被它峭楞的影子無聲地套住
它逼迫我

可我只有一些勉強的字句
在這兒，細草也曾纏住馬蹄

流螢

我用星月撥開叢林水楊
穿出野上的蓬草
流浪到關山東坡
便覺隱約能辨

也許那邊利稻村落的
燈火，家家戶戶尋我故遊
一只烏鴉林間略過
以風聲作琴弦

一切很靜穆
靈魂向縱谷的深處飛去
群峰之中
唯我是黑暗的光明

2009年寄自高雄

■輕鳴

意義

鑿通牆壁
現形的隱形的
方便黑白出入自由
打開書本
沒字的有字的
符號放出掀起颶風
咖啡豆，大小不一
研碎煮沸
芳香逃離凝聚的束縛
火山口，不管死活
躺在身下
體驗壓抑壓迫的快感
宇宙因行動而充滿意義
膨脹的意義如同即將爆炸的星體
飽含蘊蓄重重的煽情

構思

將一件
水晶制品的精美
砸向
花崗岩的堅硬
清脆的晶瑩與沉靜的冷峻
撞擊，綻放
灼熱凝固的花朵
拋掉排氣管的沉悶
甩脫下水道的陰郁
赤足
踏著破碎，飛奔入川
畫布上的足跡
淌著鮮血的殷紅
澎湃湍急，涌向
獨立山顛的那個碩大的
史前黑陶罐

■王克難

細的韻律——星星

天琴座 120003

森林之外
風之內
鸚鵡在唱
樹燃燒
南太平洋

獵戶座 340007

黃昏外面
看老鷹追它們
一個飛散
一個喪命

蝸虎座 790006

雨後
在下午被咬
你腿腫脹
的部份

大熊座 880001

另一季節
另一顏色
腦筋到處轉
總有好處

飛馬座 450003

大紅的彈弓
紫色的游泳
更多回音
圓滑掉下

2009年加州爾灣

■古松

讀陸游

〈卜算子——驛外斷橋邊〉

寂寞的斷橋額外淒冷
驛站外明滅的燈光搖幌
是誰在星空下徘徊
漫不經心的等待
飛不過殘梅的紛亂
雨中風中你有說不完的囁語
落在我的肩上
隨著過客般的雨
匆匆中彷彿從沒來過

是你還是我在尋找
淒美的愛情
在你飄墜的那一刻中
淚水早已將淒冷打得好濕
何需與生命爭一日長短
那曾哀艷的短暫
燦爛的剎那
頃刻間化成護花的春泥
微微地呼吸
緩緩的清香
在多少過客身上
瀰漫

憑弔——四月

撐著傘在暴雨中何等無奈
雨水傾盆打濕了記憶
濛濛中進入的是四月
總是只有悲情的四月
再沒有是晴是雨的明日
也許根本就再沒有明日
你早在我能回憶跳動的往年
就把自己埋葬在
沒有記憶不能重組的

■蔡克霖

六月無詩

六月開始
朋友都走動了起來
話題仍舊是兩場戰爭
大殺傷力武器核查到沒有
和抗擊沙斯的英雄白衣天使
在這座城市最大的廣場上
曾刻下我們深深的腳印
因為通風的緣故，風會把沙斯吹走
會把惡魔吹走，會把災難吹走
六月在廣場上吹著口哨
掛在嘴角上的詩句也被風吹跑
懷抱著一本厚重的歷史小說夜讀
欣賞獨立製作的中國青年影像大展
看到大學生在宿舍裏通電話，打麻將

2003/6/14 南京

冷冷的黑暗

無法記得起是第幾個年頭
越來越蔑視自己的雙腳
日子和記憶都在煎熬
你卻在另一個世界裏彳亍
看到你時心在跳著
你還是以那熟悉的笑容迎我
無法分辨你冰冷臉上的是淚是雨
近在咫尺又無法再靠近
你的眼神很遠
我竭力思索
遺忘了的記憶
冷冷的空白
很遠

2009年寄自香港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 ⑥

一個背誦《紅樓夢》的人的獨白

《座標》詩刊

■毛子

本名余慶，湖北宜都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現寄居宜昌。

立 秋

月亮掛在磨基山上。我穿過火車站附近的枕木，左耳一陣麻熱、微癢
接著一小塊東西鬆動、掉落
沒有聲響。

百姓假寐 燈火惺忪。
從鐵路壩到果園路
突然一道流隕劃過東南角
——哦，一枚天外的石頭，一塊
只屬於我的耳垢
它們落在不同的地方，也不驚動什麼。

想起今日立秋 氣流分岔
宇宙星宿必有微妙的變化
而我們難於覺察……

與誰人書

我在空氣中收集失散的成份
我煉出他們的臉廓、神態和
在世的光陰
在同一時刻，我會是非洲土著、
唐朝人和愛斯基摩人
而它們剔除的如此乾淨 沒有
一點他們的痕跡
他們也許回到一棵樹內
回到深海、土星、冥王星

或更遙遠的星雲
把最後的一首詩留待它們去完成吧
我能成全的世界只能如此
你看暴雨將至
大風中收床單的婦女在喊
——孩子回家啊，回家
我端莊地坐著，我的塵世
和你的沒有區分……

■曾園

從1990年起發表文章。現主要為《外灘畫報》、《東方早報》、《南方都市報》等報寫作專欄。

街區速寫

沿著這條街你已走到了它的低音區
四周無人，你的心中出現一座涼亭
倘若到了秋天
崎嶇的激情被群山收攏
請問你的回憶何時中止，請回答
枯葉邊緣急迫的霜跡。

“低音並不等於一個女歌手的墜落
也不等於她在回憶時拒絕打擾的
側影。”如果你願細心探究
她在陽臺上正陶醉於傾聽
萬物為落葉合唱，相似水鳥
在瀑布前盤旋、上升、歎息。

“好吧，街區的法國梧桐在透視中
隱入黑暗，為一支毛筆衷心歌唱。”
唱不完的泉水匯入夜晚，叫一隻蟋蟀
收藏到秋天。你是對的，
你是這個季節唯一的證人。

有人能背他的流水帳。我不過是在流水一樣的青春裏背過一本小說
況且我並沒有背過，沒有翻著白眼
吞下那些詞句，然後再嘔吐出來

我是去過那兒。那兒的海棠、院落
天氣和亭子，它們的紋理和材質
我瞭若指掌。一口深井不僅容納了
丫鬟的身體，也映出了我
離群索居的面容。

唯一遺憾的是那些歡宴沒有
寫好。當我端起酒杯
我發現痛苦並沒有溢出，但我已知道
他將在後面寫出的是什麼。

起初我想成為一個真正的
貴族後代，但現在我想
寫出這本書的後半部分，太多的
閱讀成了債務
我瞭解每一個轉角後面的陳設，
每個人內心的

歡樂與隱憂。也許他們偶然相遇
說一些言不由衷的話。但命定的
聯繫會發生，不需要多長的時間
死亡也會露頭，咬住那過分的一個

我來自鄉下，那兒地主的家
裝飾過我奢華的夢。我至今沒有公開
表演，原因就在於我背誦的
仍是那個地主的小小宮殿。

雖然它在變形，逐漸變成那個紅樓

■邱紅根

1968年生，湖北漢川人，外科醫生，現供職宜昌市中心人民醫院。2006年出版詩集《敘述與頌歌》。《江河文學》特約詩編審。

紅房子

是的，得承認
它是享樂主義的……

進來的人喝咖啡、吃牛排
小聲閒談，就著昏暗的臺燈
——但，並不用英語

厚厚的茶色玻璃窗外
是明亮的日常生活
這多少帶點反諷意味
紅房子，在勝利四路
它的存在
絕對 是一個例外

但我依然記得和你在這裏
那另類的 短暫時光
記得你很淑女，也很小資
……

在勝利四路，紅房子
——它是形而上的
彷彿我對你塵封的愛

自由落體

我到達案發現場時
員警在疏散人群
有人在用石灰劃線

穿紅裙的少女躺在地上
如果不是她的臉蒼白如紙
我懷疑，是春天大地上
盛開的一朵玫瑰

目擊者，一位四川民工

在敘述看到的一幕——
紅裙女孩從樓頂跳下
裙裾翻飛，姿勢曼妙

顯然，從未面對這麼多聽眾
他的講述，凌亂、破碎
偶爾夾雜手勢
我注意到因擔心蹩腳的普通話
他滿臉通紅，額頭還滲出細汗

唯一目擊者，那位四川民工
急於告訴別人他知道的一切
像牛頓發現了蘋果的自由落體

■曹平

湖北宜都人，1965年6月生，1986年開始寫詩。

瞭望塔

據說 這裏很久有人看護山火
我去的時候 塔裡的人不在
去打柴了 去掃雪了
現在充當的人從遠處來
看不清遠處 四月還有積雪
心中已多年不見

■吾同樹

本名曾桓開，1979年生於廣東梅縣。2005年畢業於暨南大學中文系。現居東莞。詩集《吾同樹》即將出版。“梅州次生林詩群”成員之一。

雕刻時光

時光，對我很有耐心
一分一秒地雕刻
長年累月地雕刻
不捨晝夜地雕刻

現在，我仍舊是個半成品
娃娃臉，事業心

從現在開始，我要去雕刻我的時光
當我明白了鏡子中
一個男人的皺紋和白髮的含義
我要去雕刻餘下的光陰
這將是一項考驗耐心的工作
這將是和一個躲在背後的強大敵人
鬥智鬥勇的博弈，我不得不保持著警惕
保持對理想的熱望，勞力勞心的拼搏，
從藝術家的角度去看待每一天的
卑微生活。

最終，我將會被時光雕刻成一個老頭。
時光將被我雕刻成什麼，沒有把握，
但我充滿信心：在一棵樹下安靜地
做個釣翁，
一天半日的光陰，沒有煩惱，拒絕回憶

■譚延桐

1962年5月生於山東淄博。畢業於山東大學中文系。先後做過教師及《山東文學》《作家報》《當代小說》《出版廣角》《紅豆》編輯。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讀者》雜誌社及南寧市文聯簽約作家，廣西民族大學及南寧文學院客座教授。曾被評選為“中國桂冠詩人”及“中國當代散文十家”之一。

瑪雅

我還是禁不住想說說遙遠的瑪雅
似乎它離我並不遙遠，和我近在咫尺
我甚至，在一瞬間真真切切地看到了
它的從天而降
而又戛然而止。巨大的轟響
如洪鐘一般，在我的生命裏經久不息

且不說瑪雅的謎一樣的文字
無與倫比的數學造詣
也且不說瑪雅的曆法和天文知識竟
精確到了什麼程度
更且不說瑪雅留在南美熱帶叢林中的
一座座令人咋舌的巨型建築
單說它的用時間哲學壘起來的

整個精神體系
就令許多的民族望塵莫及

是的，它曾經很艱難，甚至
食不果腹，把玉米的顆粒看作
閃閃發光的金子
可它的生命，卻填滿了神的啟示
就是這神啟，攙扶著它
一步一步走向了驚天動地
完成了連神都感到驚訝的大輝煌，
創造了
至今無人圓滿解釋的大奇跡

數一數吧，從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島
到瓜地馬拉，到洪都拉斯……
一路數下去，你就會數出數不清的
難以抗拒的魔力
以及無法不景仰的氣質、氣魄和氣度
不數，提卡爾城和帕倫克宮也會告訴你
烏克斯瑪爾的總督府和奇琴伊察的
武士廟也會告訴你
直到，你完全相信了它的卓爾不凡
相信了它的遺世獨立，為止

有人說瑪雅的奇跡是外星人的智慧顯示
也有人說它是神在精神最好的時候
留給人間的一張大圖紙
猜來，猜去，猜到了最後
謎，依然還是一個謎

說消失就消失了呵
伴隨著突然飛起的一團迷霧
一個巨大的幻像，就這樣，留在了
世界的記憶裏
有人歎息，有人唏噓，有人至今
還在懷疑自己的眼力
究竟，是火山爆發？還是大地震
大颶風大瘟疫？
還是外敵入侵內戰頻仍商路轉移？
整個世界都在等著神說話
神卻始終啞默不語，只有一陣
又一陣的風，裹挾著時間的塵土，
在吹來吹去……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

馬華詩輯

組稿：王濤、冬夢

■陳莉娜

女，7字輩，師範大學講師。

惡 娘

嘴臉別過
厭惡不會假裝
冷切
張著笑臉的忐忑
惡魔
在地毯下假寐
春風
送走蜂蜜
獠面目
迫不及待
假像
還原真實

*自古以來二娘形同惡娘，“惡”與
“二”同音，具有隱喻之意。

考 試

轟轟一室冷氣
你疾筆
盡吐一紙
昨夜未眠春曉

■鄧長權

祖籍廣東普寧下架山下西埔鄉，1951年馬來西亞檳城威南高淵出生，小學教育。著有童詩集《愛妝扮的天空》，現居金馬侖高原，種菜為生。

繡球花

紫色的花
像籃球一般大
媽媽說
古時候高官大臣千金小姐要出嫁

絲綢編織這樣的花球拋擲招親
現代人走進花園中
付一些錢
一朵朵招親花向人拋售
漂亮賣盆栽的小妹妹
不嫁人
只是微微笑
說聲多謝採購

花 農

整天在園裏穿梭
巡來巡去
忙這忙那
是在傳花粉
還是採花蜜？
蝴蝶和蜜蜂好生奇怪
這一群樣貌和衣著
與它們不一樣的同類？
蜜蜂大哥哥？
蝴蝶大姐姐？

■傑倫

原名廖金華，1938年生，曾任三屆國、州議員；出版多本詩集、散文、小說集、和政論文集。

樹林子的故事

傳說
在一個不一般的
樹林子裏
那裏活著的牛羊豬狗
在風平浪靜時
絕對勇於發言
譬如——
黑是黑
白是白
真的是各自精彩

但總是密友例外
據說“它”是那樹林子裏
最具魅力的動物
就像那山頭的一隻雄雀
它的鳴唱
就是絕唱
你若也唱
它必滅唱
因此它喊站別的不敢坐
它說坐誰也沒敢說站的

■李丹萍

女，來自大馬雪州，生於1980年。

炎 日

豔陽高掛
熾熱
大地如大熔爐。
金黃玉米攤在地面
曝曬，讓水分抽離
貯備，為下一季的冬

豔陽高掛
熾熱
大地如大熔爐。
七情六欲攤在地面
等待融化，蒸發，不留痕跡
為萎縮的身軀來一場冬眠

■梁放

本名梁光明，1953年8月生於砂拉越，祖籍廣東新會，畢業於吉隆坡工藝大學。90年代負笈英國與蘇格蘭，為土壤力學碩士。著有小說集《煙雨砂拉越》、《瑪拉阿姐》；散文集《暖灰》、《舊雨》、《夢回遠山》等，曾獲國內多項文學獎，也是第1屆“砂勞獎”（華文組）之得主。

獨弦琴

你我
入化的行徑

不復例形
不依常規

千幾百年來
我風華一再
唯你獨憔悴

都說知心無不
子影悲涼終場

誰道不是
凡俗不解
人出世

誰道不是
寰塵不惜
棄孤芳

稿於5.10.2008 胡志明市

在越南觀賞該國國粹獨弦琴演奏，越華詩人石羚說：好此道者，都以孤寂潦倒收場。

■夢揚

原名郭珂嘉，1968年生於馬來西亞砂拉越古晉，祖籍福建廈門。古晉中華第一中學肄業。砂拉越華文作家協會會員、砂拉越星座詩社社員，曾獲砂拉越華人文化協會出版基金，出版詩集《星戀》，散文集《生死之間》。現任職報館編輯。

新年搬新家

親親。又是一年春來到
穿上新衣裳可就要搬到他人屋簷下
金龍擺尾而去金蛇蠕蠕
儘是叫人舉足艱險的風吹草動

早說蛇是攀附而上的蟲兒
未見其蹤 颼颼而過已是冷風刺骨
我們家那愈見貧瘠的草場
馬蹄漸稀 牛羊不來
隔鄰那墾殖的犁是蠶食而來的田埂

該說該沉默，家長說勤有功
老師說：尊崇五大憲法
學生說：只要考A不要F
叔叔說：我在維護族裔的根
舅舅說：有人密謀同化的夢
該沉默該說，我們都沒話說
親親。宏願的夢我們不敢再做
搬家的地還未有著落就貼封條
玩泥沙的童伴拿起布條喊口號
“不管安全危樓，這裏是我們的家”

我們要祖宅又要新祠堂
們
就
是
不
要
搬還是留我們可以選擇

留守這片莊稼是祖上遺志
我們再窮也不賣這塊祖業
親親，你經已十載
故鄉的河流過的痕跡
我們的土地已漸腐蝕
您到如今是不是還想當遊子
在思鄉的夢裏還有無殼的居所
堅持要守著我們曾經共有的承諾

建立屬於我們自己的家
在胡同巷子裏搭起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如今是難妥協的婚事
只有苦苦訴求像是待產的陰道
在生死之間等待號哭的一聲

■秋山

原名陳秋山，48歲，居住在馬來西亞北部吉打州的一個小村落——加拉岸，原籍廣東普寧縣，潮州人。國際華文詩人筆會會員，東南亞華文詩人筆會發起人及創會理事，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永久會員。出版有詩集《大海與我》、《一樹芬芳等你》、《秋山短詩選》、《海浪的掌聲》及《我在尋找一道光》。現任職於電梯製造廠。

落地生根

天生就和土地結了不解
之緣
走到那一個角落
就在那一個角落
落
地
生
根

愛土地
就像愛自己的生命
根鬚伸延
不斷伸延向廣袤的
大地

不怕被人折枝
更不怕被人拋棄

拋棄我的地方
就是我生長的地方

每一個葉角都有未來和希望
每一片斷葉都有生命的誕生

我不是野生
更不是寄生

默默在這裏成長
默默將充滿歧視和壓迫的花缸
扎破

我被夾在厚厚的一本書
被人分隔在不同文字語言裏

我在那裏
就在那裏
落
地
生
根

為土地
為國家
散發泥土的芳香……

■蘇清強

大馬華文作協理事，4字輩，曾與海天、棕櫚、金石等社一齊走過文壇。服務教育界30多年。已出版詩集5本，散文集6本。

古城夜市

——麻六甲印象

燈光灑下一街的繽紛
引領著好奇的眼神去巡獵
流動的衣架碰撞著四溢的色香味
攤檔上擺設著的文物美食
攤檔間豎立著的文明風采
都藉著買賣這美麗的媒介
推動一夜又一夜的熱騰

樸實的老店舖唱著時代曲
陪伴尋幽探往的神魂
穿過老祖宗驅馬趕集的古道
留連在沙龍娘惹糕點美食前
採摘一枚道地特色的景致

4. 8. 2008

■田寧

原名田國清，祖籍廣東普寧，一九三五年生於馬來西亞砂勞越新堯灣。一生從事華文小學教育工作。中學時期開始寫詩。出版有《相過在出發的起點》、《田寧短詩集》。近著《逾越千灘》即將出版。

吊詭的鏡子

好一副姿態昂然
真是無訛嗎？

影附其形外加矯飾
誰能參透個中玄機

更是模擬冷光的伎倆
想炫耀一己的私衷

進退都牽扯重重黑幕
又見誰把玩掌中權勢

以一塊試金石狠狠崩碎
滿地碎片上仍吊詭地

把右說成左
把左說成右

21.12.2008

■田舟

原名田天華，另署小船、風揚沙、田夫、田璋、天舟。祖籍廣東梅縣。教育工作者。中學時代即開始寫作，詩作《母親的舊針車》曾獲麻六甲聖約翰姑務聯隊主辦1983年第五屆全國青年文藝創作賽公開組首獎。已出版詩集：《岡山》（1987）、《盾》（1992）、《田舟短詩選》（中英對照2003）、《十月的彩燈》（2004）。

問山

甚麼時候 你們停止了翻動？
像湧起的千萬堆浪濤
驟然停歇在半天空
甚麼時候 你們身上
長出了青綠的野草樹木？
像蟄伏的巨蛇 苔黴滿布
甚麼時候 你們火熱的心臟
讓雨霧凍得冰冷？
甚麼時候 你們掬飲了
酣醇的澗流？
昏醉了這許多年代？

多少次了 雷的拳頭
在你們龐然的胸膛播動？
嘩嘩的瀑布
一次又一次地重複那首戰歌
那一天 你們再翻一個身
向前洶湧 洶湧……

■王濤

另署莎露玲，原名鄭進寬，祖籍潮州普寧，1965年生於霹靂州邦咯島，現居於紅土坎區直落慕洛穆園桑林，已出版詩集《漁人的晚餐》1990、《只有浪知道我們相愛最深》2000、《醋溜白菜》2003、《王濤短詩選》2003、《問候馬來西亞》十首詩作翻譯馬來文版合集。2009年將出版新詩集《一個軍人的槍彈》，大馬福聯會文學出版基金獎。霹靂曼絨縣文友會創會人。

霹靂水牛

這是赤道的春天
蛇出洞了

跳巢的青蛙
在忘情歌唱

“春天在這裏
啊，多麼美好的春天
這是我選區人民思春的春天”

蚯蚓也宣告它的理由

刺痛的感覺
像在大馬的土地上撒尿

紅豔豔的大紅花
開的多嬌豔
從黑夜走到燈下
當他笑得很春天
水牛的笑聲就很霹靂了

看啊看啊看
霹靂河有水牛過河

春天在河岸的草地上

這是春天的赤道
蛇們曬著日光浴
換了一身油亮的皮

河岸的草地上
霹靂著春天

■謝依倫

1984年出生於霹靂班台，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畢業，目前是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

白 蟻

雷火劈開天窗
蠹賊
乍然
曝光
念珠狀觸角狂妄揮晃
狂舞膜翅吱吱作響
企圖 蒙蔽
腐朽的臊味泄溢

巍巍大樹
碩果累累
竟是木築的絲瓜
一捏即陷
僅剩蛀空的軀殼
苦苦撐扛

轟地那聲雷
光芒
隕落
祭文
鏽鑿於911的染血土地

事過千日
白白肚皮仍如圓鼓般撐漲
赤褐色潤膚依舊閃閃發亮
不見乾癟
不見惆悵

■因原

原名余應隆，1961年出生於古晉。現執教于古晉郊區某國中。1980年代開始創作，1992年出版詩及散文合集《灑在西樓的陽光樹影》。

大海是一本書

2009-2-4 大海是一本書

在她蔚藍的封面上
海鳥為她題字
白雲為她設計圖案

穿梭在碧波中的魚群
整齊地排成一行行的字
蝦是標點蟹是符號
海藻礁石珊瑚
搭配成書的插圖

海風掀開這本巨著
讓青山閱讀海的思想 and 情緒
在她海闊天空的佈局中
總有驚濤駭浪的情節

曾有無數的潛水夫
為了尋找無價之寶
潛入海的深處
打撈五千年來沉在海底的寶藏

大海是一本書
在她澎湃的波濤中
我汲取他無限的智慧
我讚美她無窮的生命

■晨露

原名陳美仙，祖籍福州閩清。1954年出生於砂拉越詩巫。1971年畢業於詩巫中華中學。1996年移居美里至今。曾獲多屆中華文藝社常年文學獎，華團全砂微文獎項等。著有詩合集《拉讓江、夢一般輕盈》，散文集《荒野裏的難蹊》、詩集《魚說》。

相 對

一雙鞋等待一雙腳
一頭枕等待一個夢
一個女人等待一個男人
一張被等待一個溫體

一雙腳等待一雙鞋
一頭夢等待一頭枕
一個男人等待一個女人

一個溫體等待一張被

先後位置，彼此爭吵
常常，互不相讓地搶著出位
微妙地牽絆交纏、理不清
沿著年日長長的堤岸、港灣
咻咻追趕

當兩雙耳朵互不交往，聲音
如空中嗡嗡的黑頭蒼蠅
揮畫一座厭惡的版圖
唇舌、喋喋不休
一尾離水魚的喘氣
漂浮一串串透明水泡

交談的語言、漸漸稀薄、陌生
如雨點落空
跌落在蒙塵的瓦磚屋頂上
一聲 沙沙啞鬧之後
焦渴的土地依舊龜裂、養不活
青翠 一株

彼此聆聽我們，在閱讀的同時
捧在手中不同的書報
深深各自埋藏臉譜、在一天的忙碌
中
宣告天氣陰晴、體溫冷熱
還有起落菜價
在關懷的窄巷溜躑、眼神茫然
匆匆一壺中國中國茶喝完，留下
相對杯子空空、一雙

■戴夫

原名戴利濱，1945 出生于印尼，現居
砂拉越古晉，為著名攝影家兼詩人作
家，著有詩文集《金色的腳印》。

交河古城

像其他人一樣
我以沉重的心情
走過你交河
看你一股風塵僕僕

於雕塑之美，坐在
跨世紀的長廊上
從你眼神中
可知你正在解讀，解讀著
這些你無需多讀的現代史
舊格調的。時尚的、後來的
你都可一一見證走過
因為你是交河

*交河位於新疆吐魯番

■孟沙

原名林明水，1941 年生，原籍海南文昌縣。新加坡南洋大學中文系畢業。歷任編輯、主筆等職 30 載。退休後擔任私人學院大眾傳播系主任兼講師，主講文學欣賞、新聞寫作等科目。60 年代開始從事文學創作，並積極推動馬華文運工作，70 年代發起組織大馬華文作家協會，歷任總務、副主席、主席等要職。已出版詩集、小說集、散文集、評論集達 20 餘部。

代代平安

——小寫某報業大亨

用讚美詩
打造雙峰塔
讓情義唱入雲霄

錦囊裏裝的
一卷卷
從地域到全世界
中華文化到處
收編人眾喉舌
成人一統
高歌一曲共榮圈

忘了前代
歷史從我開始
顛覆
多美妙的組合呵
主人的笑臉
像極鼓脹脹的口袋

又商又儒
政治何懼之有
我本是虎口
看我談笑用兵
跳跳踉踉
佔據另一虎口

2006 年 10 月 18 日

■冰谷

原名林成興，祖籍廣西容縣，1940 年出生于霹靂江沙。歷任橡膠，可哥，油棕園經理，為大馬，亞華，世華作家協會會員。現居馬來西亞吉打州雙溪大年。出版詩集《我們的歌》、《沙巴傳奇》，散文集《冰谷散文》、《火山島與仙島》，及多次再版的《走進風下之鄉》。現任北馬作家協會聯委會主席。

髮白

攬鏡
正欲梳理頂上
那一叢凌亂
卻意外地
驚覺
時間的急流
比快白除汗精

更快
悄悄把我
光鮮亮麗的
黑
吃成一幅蕭索如冬的
雪景
我幾十年血汗累積的
精髓
也遭調刷得
空空白白

●馬華詩輯

越華詩人詩壇

■秋夢

夢在高峰上

夢在高峰上
必然會翻下

醒
必然是一個道理

沒有邏輯
的邏輯

沒有結局
的結局

沒有死亡
的死亡

沒有永恆
的永恆

因為
夢太完美了

夢裡
的王國

夢中
的薔薇

請不要在我醒後
消失

2009.5.7 寄自越南

■陳國正

歌 手

引頸張嘴

一陣缺乏營養的喊噪
哇 哇 哇 哇
虛張聲勢
又是一隻烏鴉
叫陣出位

盆 景

小時候
鐵絲已纏成
永遠站著一種姿態
伸腰舒背
抬頭抵足的不可能

凝固的小天空
風雨座標

2009.4.28 寄自越南

■刀 飛

蔡忠的山水畫

三月的春天
江山都走入
詩畫的季節了
遠山近水
花木樓台
獨無人
幽谷靜靜地睡著

我遂在
小舟停泊的渡頭
登岸
沿著延展的山路
拾級來到
門扉敞開的草蘆
主人在那？
不知道！
松聲冷冷地答

只見一坪雛菊
在籬笆前
懶洋洋地打著瞌睡
陶淵明肯定
去了酒肆沽酒
不再等了
就算他歸來
還不是打著酒嗝

屋後
好一片杜鵑
誰放的火
把天空燒得紅了半邊
我的眼瞳
也燒得沸沸揚揚
亮了起來
就好像一隻火浴的鳳凰
快要凌霄飛翔

再前
就是懸崖了
對山傳來
瀑布流瀉的水聲
沒有橋
我就不過去了
只能臨崖
聽妳悲涼的嗚咽
瀑布啊！
妳千古流著的不是山泉
而是
永不乾涸的淚滴

遠處
噫！再遠處
似乎還有一群
雲煙繚繞的山巒
不！
那是錯手潑上去的
一抹模糊的墨漬

2009.5.1

後記：去年承蒙蔡忠笛弟送贈兩幀
親筆繪畫的山水國畫。觀賞後，有感
寫下此詩。

■施漢威

抓把流霞藏心中

枯葉片片
追逐著蕭索的秋色
春天，遽然去遠
遠得難再捉摸

宇宙，無歇息的運轉
數十春秋
不外蜉蝣掠影

一甲子啊究有多長
來不及深思
只道一揮手
便會白了少年頭

黃昏來臨時
流霞漫天
趁暮色未濃
摘取幾把
藏於懷中
好讓暗淡的明天
多沾染些彩豔

1.5. 2009

■余問耕

戲說微型

微型詩

一眼看盡只見
其形
不見乎詩

微型拆字詩

在分割拼湊的文字遊戲中
我始終吸索不到

一丁點兒詩味

微型詩創作

一窩蜂
嗡嗡嗡嗡
掉入迷宮

微型詩“詩人”

把詩寫成格言的
人應該高高在上
受人頂禮參拜

稿於 2009 年 5 月 14 日

■依雯

自賞

並非
孤芳 何懼
自賞
妝檯上插著情人節
的一支玫瑰花
沐浴過後
嬌俏艷麗
也許吐不出芬芳
我卻偏愛這樣
永不凋謝
渴望中
添點兒
浪漫
留點兒
回味

■林小東

敲不開的心事

——送給一位好朋友

午後的壁鐘

滴答滴答
為晨光流失
聲聲嘆息

桌上一包瓜子
一個小錘
敲一下，開一個瓜子的心事
敲一下又開一個瓜子的心事
敲一下午
敲不開鬱積滿室的心事

惟獨窗外布穀鳥
在啼咕著叫來黃昏以後
該怎樣面對夜寒的冷漠
當天空，不見翅膀
飛過的影子

■文錦寧

盆栽盈溢春意

1.
顯然是
春風一陣陣吹拂過來
撩動了
盆栽的臘梅樹上的花蕾
不斷在交頭接耳
彷彿在竊竊私語著什麼
接著只一夜之間
綻開
它們黃澄澄的
笑臉

2.
掛滿一樹的四季桔
於溫柔春風逗弄下
青黃相接的圓臉
展現它們
惜取春光的顏色
盛況空前地
吐出
四季吉祥之意

●越華詩人詩輯

立 春

當天氣寒冷時，我坐在院中
那些樹圍在我的旁邊
它們依然在生長，在如此寒冷的季節
我看到了綠色的芽胞
它們一直在竊竊私語，它們的聲音
泛著淺淺的藍色
讓我彷彿置身初春
但那都是一些謊言，多麼使人悲傷
你無法相信它們，如同你無法相信
 這個世界
甚至天空
在這個寒冷的季節
我坐在一個謊言中，看到了完美的春天
看到一些芽胞，慢慢長滿我的四肢

立 夏

再走三天，我就可以離開自己的軀體
那隻鳥一直跟著我，像一個影子
總是三天，我離開誕生已經三十五年了
而距離依然是三天
像一片無色的天空，遙不可及
我在肉體中行走，在一個
 堅不可摧的牢籠中
在別人的時間裏
像沒有結尾的小說
我無法知道那隻鳥為什麼可以忍受
 這一切
可以在幾十年中與我一同囚禁，而
 從未離開
而從沒發出過聲音
彷彿我是它的囚籠，彷彿在一片
 狹小的陰影中
與我終生相守

立 秋

我在接一個電話，一個下午的時間
陷在一個單一的盲音中
我坐在樓頂，離天空從沒有過的接近
我看到它慢慢俯低的頭顱
我看到了天空的眼睛，幽深無比
我似乎回到了幽暗的居所
有著暗淡的玻璃及四肢的房間
在一個寂靜的下午
我看到了天空，它同樣看到我在樓頂的邊緣，一個深藍色
 電話的旁邊
空空的盲音

立 冬

我們走吧，那個人總是這樣說
他站在我的背後，用一種冰冷的
 聲音不停重複
我從沒有回答過他
彷彿他從未存在，彷彿在鏡中
 只有我自己
只有一雙眼睛，黯然無光
我留了下來，在每個季節開始的時候
等著一次審判或謀殺
可什麼都沒有，只有沙漠般的空寂
與他寒冷的聲音
與我逐漸衰老的面孔，和枯萎的時間
或許我會和他一起離開
每次都會這樣，我仍然留在這裏
在他輕蔑的嘲諷中
等著遙遙無期的假釋

2009年寄自北京

冬假裏的追憶

還記得那年冬天上海的大雪嗎
下一秒你會轉出哪個城市的街角
紐約、布法羅、抑或薩拉托加？
那一場今後十九年不遇的大雪
早已融化在半邊被拆的石子老街
你還記得童年玩伴們清淺飛揚的笑嗎

當飛機以夢幻的速度飛離故鄉
而夢幻以飛行的速度破滅和被遺忘
就讓我們趁這橘色的窗簾還沒洗白
青春的花剛剛凋落，對自己說說情話
也給屋頂上的野花澆澆水，用自己的淚
滴在家信上做那第一個詩行

還記得那年春陽化雪的承諾嗎
戴著清高的表情行走了四分世紀的人
請緩一緩吧，找個路邊的石階喝口閑茶
讓一隻鴿子停在肩上，聽聽老婦人的嘮叨
允許自己對一直刻意陌生的生活
 顯出愚鈍的求教
為打探愛至的玄機而追上一個
 小徑裏的背影

對啦，還有南瓜心裏長出紅棗的夢
和那個卸下正裝、怯怯笑著的女孩
因為心裏裝滿了奇跡而對世界不太適應
記得那個一路遲疑一路瘋跑的丫頭嗎
她住過幾間小屋又留下幾件帶不走的行李
記得對肯尼特老爹背過一首靜夜思嗎

還有那些在東邊側窗送走的鳥有語的早晨
以及從西面銷窗迎來的花無香的夜晚
還記得給自己來一份愛的小詩當早點
午飯是黑森林童話、一大碗公美洲
 傳奇作晚餐嗎
是否會記得英格蘭老爹稱你是
 奧本尼的瑪格麗特
他親愛的小女兒——就像你那
 已故的老祖母，讓你一淚千行

08-10-12~ 09-2-13

四月是冷酷的月份，丁香
在回憶和慾望荒地上雜生
—— T.S 艾略特〈荒原〉

四月是生命週期性復甦的季節
樹木表皮吸飲春雨飽暖下伸腰
幽草在石縫隙揚起和風底嫩綠
花圃內枯枝也抖褪冬眠的殘雪
雀鳥轉換一種清脆新的鳴音器
紐約梅西公司宣傳大型花展
櫻花華盛頓盛放春日之華麗
落紅隨流水潺湲漂飄也圓也方
宛若從珠海回流台北生死預知
悲喜招待死亡那病弱女子勇者無畏
生命的花瓣灑灑地流回那舊地藍溪
事件發生都在欣欣的四月
意大利古城地殼翻動隆隆
生命意念仍是大自然操縱
賓漢頓子彈橫飛命運邪邪
槍枝的監管還是空文了了
重讀詩人四月是冷酷的月份惻惻
都在四月槍殺林肯總統馬丁路德
哥倫邦高中維吉尼亞理工大學
也是在花開的四月流下了血腥
1993年4月19日76人死亡
德州大衛教派與聯邦駁火難以遺忘
荷馬市聯邦大樓被炸兩年後同月同日
已寫進美國恐怖悲慘行動第一頁
而最重要的內頁是全球人類
愈來愈多新的變種在催生
上自總統夫婦高官與總裁
下至食物滲進化學物質商人
貪婪和慾念把人類徹底物化
一個個變成無靈魂拜物奴隸
下跪親吮腳趾匍匐浮士德
倖然復活節就在這個週末
我不是天主教徒偶爾也上教堂
陪伴家人看大家穿新衣戴怪帽
並去默思人類與宗教逐漸疏遠
唯仍是震壓人類內心獸性力量
雖然已經乏力我仍是誠心合掌
在未來年月應該如何自我救贖
上帝已死尚活在復活節不去再想

2009年4月8日紐約

■彭國全

黃 菊

——紀念一個日子

飛蛾，為追光
在火中死了

拾起每一片遺翼
層層疊疊，圍攏成
一盞盞燈

西風裡 憑弔
黃得如此鮮艷，如此燦爛
這是逝者不逝的光焰
在閃耀，在放射

似亮眼
似亮心

2009年寄自紐約

不少死了之後又回來的人
他們走來走去什麼也不拿
原來這些人都是被請回來的
大名鼎鼎的精神品牌
我撞見了薩特
看見了尼采和老子
甚至走路飄來飄去的蘇格拉底

幾圈下來
唯獨沒有看見毛澤東
走出超市之後我才忽然明白
是天安門廣場上的紀念堂
把他遠遠地隔離在
精神的超市之外

2008.8

■嚴力

隨便拿

我走進精神的超市
它的名字叫“隨便拿”
我並不太驚訝這個商業的創意
畢竟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

貨架上
宗教、哲學、愛情、理想
咳，還有正在流通的美金
以及永遠流通的黃金
我扭頭張望
懷疑這是否是個陷阱
但最終還是拿了一些以防萬一

我拿了一把宗教
兩罐哲學
三雙愛情
四盒理想
五首經典詩

我還拿了手工組裝的階級鬥爭
它看上去有點像
需要上弦的古董手錶
因為我90後的女兒
還不知道手錶需要上弦
更不懂
如何讓某個冠冕堂皇的運動
造成時間的倒退

我看到某個人滿滿的貨車上
全是被淘汰的哲理書籍
還有不少人拿了瓶裝的浪漫主義
當然，他們與我一樣
也拿了一些前面提到的
“以防萬一”

我還發現

■北塔

金鞭溪的蟬聲

這蟬聲抽打著金鞭溪
抽打著山坳深處的岩石
彷彿要把岩石趕下山來
把溪流趕上山去

日夜不斷地灌輸給每一個洞穴
翻動每一片葉子
堵塞每一處路口
與每一隻耳朵不期而遇

任何一個角度都無法回避
彷彿只有叫個不停
才能讓人時刻以為
它是這山林的主子

我寧願割下耳朵，扔給它
如同把一朵鮮花扔進一潭死水

天門洞的霧

他用白色的斗篷
藏起每一個到來的人
直到我們不能相互看見

然後，他把我們帶到
天門洞口，借著一股風
把我們抖擻出來

他以為我們都是來避難的
把我們放進天門，就安全了

老木峪隧道

在上升中轉彎
然後突然停下
你離開了我
跟他們一起離開我

■魏鵬展

青馬大橋

大梳子上走著一線線車
幾點貨船穿過
旁邊的島嶼縮小
梳子變大
跨過了 馬灣海峽
一條擎天鋼纜飛過
又一條鋼纜飛過
無數條鋼纜飛過
拉起了大橋
拉起了的士
拉起了巴士
拉起了貨車
拉起了東涌列車
拉起了機場快線
青衣 馬灣 赤鱗角
連起了 荔景
接起了 中環
扣起了 世界各國

2009年3月26日香港

讓我獨自進入隧道
去承擔黑暗的擠壓

假如隧道的盡頭真是光明
我會在那兒等你
就讓我倆都站在光明裏
中間隔著一大段黑暗
如同隔著媒婆

黃昏的巨手即將關閉山門
我得在它的爪子伸向我之前
逃離對你的思念
否則，那橫互於你我之間的
將是整個世界的黑暗

——選自張家界組詩
〈把岩石趕下山來〉

■柏銘久

雪落中國

天空被利刃劃裂
縫也縫不住地落下滿天鵝毛
隱沒群峰與大河 抹去界限與時間
從南到北從東到西
天地間只有白的
動詞在動
滾滾車輪停下
高壓線斷了
人民的心跳出心臟
大家都搶著
儘快
回家過年
誰迎著風雪走出了家門

遍地桃花

如果我的屋前開滿桃花
如果我的屋後開滿桃花
如果我的血液
被桃花照亮

一覺醒來一夜之間
桃花燃放煙花爆竹 載歌載舞
今天像一個節日

桃花之神
桃花之母
桃花兄弟姐妹
我們在這一刻相聚
誰還像
得了癌症的石頭？

2008年寄自四川

■桑克

春日近

雪已絕跡，似乎從未降過。
勉強留下的冰，模擬誰的暮年？
但是春日並未光臨，
兀自夾在中間，獨享細膩的難受。

已有多少傳聞？不曾算計。
郡縣怎麼分？恐怕窮人仍是窮人。
聽說牡丹江的絮物，至今糾纏
即將停息的青魚。

挨了幾回罵，不長記性。
我倒想焚香淨手，吟風弄月，
奈何眼鏡度數不夠，
錯對一勾路燈抒情：你好，鬱悶。

在日記裏嘲弄時人。
順手記帳：濃湯，青瓜火腿沙拉。
日子嘛，一日幸福一日。
在電影裏，有癡翁替你垂淚。

小心些，我是絕對的複雜。
你何嘗不是？單純也是相對的。
不幸與絕望比鄰而居。短信嘛，
常常扮作伸入腋下之詩。

郊外

在草垛睡了一覺。
活著就算不錯。我拎著水桶，
踩著積雪，走到溪邊。
薄冰被我敲掉一塊，
她高聲抱怨我的殘忍。

我喝冷水。
它在腸內行軍，不但沒被
腸壁烤熟，反而浸入
我的骨髓。遠處的寒鴉笑著，

絕活

太陽底下的小木匠
是我的親哥哥
他那令人羨慕的絕活
是父親
是手把手教會的

距離

從重慶到拉薩
短短的幾千里路——
就是從塵世到佛的距離
就是從今生到來世的距離
就是從肉體到靈魂的距離

西藏

念經的，經書破了
朝聖的，額頭破了
喝酒的，酒杯破了
登山的，鞋子破了
唱歌的，嗓子破了
結婚的，洞房破了
寫詩的，紙張破了

2008年寄自重慶

他的風度我置之不理。

我在衣袋裏找到一包鹽。
它比點心更精緻。我想起
我的房子，想起我的床鋪。
如果沒風或者這雪，
該有多蠢。

熱氣把唇圍短髭
染成白的。我回到草垛，
繼續睡覺。但願胃鼓
拒奏糟糕的舞曲。
但願明朝還有冷水可飲。

2008年寄自哈爾濱

■韓永恆

■原筱菲

水墨初戀

設想我的初戀是在一張宣紙上
窗外的風漫捲著紙張
我落筆在一片有風的空曠裏

一滴墨殷開
我的戀人穿一襲黑衣嫵嫵而來
他的神
在我無形的把握中

我怕濃重的顏色禁不住風雨
那就少些色彩
只渲染墨色裏的
情濃，情淡

點染一些春光
我看見花開的印記清如水滴
在遙想的夢寐裏
漸漸散開

時間的臺階

一把摺扇丟棄在季節深處
時間的臺階曲折成晚秋的风
紅色的瓢蟲從夏至爬來
歇息在秋分的縫隙裏

爬行是徒勞的
紅色的逗點
只是時間裏的一粒沙
而秋天高不可測
像是太陽遺棄的終點

攀登季節的雲梯
未來和空氣一樣的渺茫
不需要展翅
因為它知道它的翅膀
不可能高過這
殘缺的秋天

■任知

靜

黑夜室內長明
窗外燈光熒熒
寥如晨星
現世如此寂靜
人皆昏睡
此時我不能
大笑且歌唱
憂傷的歌
往復播放
打破這寂靜
此時我亦不能
大笑且歌唱
即便不如此
我也不能

堦 □

前胸有個堦口
高原寒風穿透
任憑萬物填補
即便封堵無數

偶 拾

每天上帝都親吻我們的嘴唇
車輪飛轉，商業大廈棱角分明

又見炊煙

突然發現
她停在那
臉色蒼白
依然美麗
不必整天作秀、拍照、演戲
不必在意緋聞、流言和金錢
她嫋嫋升起
在藍天、白雲、草地之上
神聖而莊嚴

■宋非

佛陀的故事

在像恒河砂粒
分崩離析 灰飛煙滅的
宇宙中 佛的緣起和存在
是一個純粹的心願
一次純粹的因緣際會

佛 你在在所有時間
所有的世界裏出生
在拘泥於形象的觀照中
你在一個維度裏是白象
而在另一個維度裏
你是印度一個王國的王子
你用夜夜笙歌 用酒色
來抵抗寂寞 來慶祝
生，老，病，死
你眾多的王妃們啊
都那樣神秘地
躲在宮殿後面的樹林

王宮泥塑的圍牆
使得你在孩提的時候
有了與眾生不可磨滅的距離
你把默想和呼喚 投向
夜夜不絕的星空
這些碩大無比的星星
投落在黝黑的大海裏
是一群起伏無定的魚影

在人世的旅途中
你看到的只有苦難
看到腐爛發綠的屍體
它是前世的英雄君王
是萬千傾倒的絕代佳人
人世中有一種物質自我腐爛
那就是有了生命的軀體

■蔡可風

下一個夢

夢見莊周的那隻彩蝴蝶
醒來了，噫吁噉！
除了剩下七彩斑斕之外
沒有了莊周 也沒有了蝴蝶她自己

七彩還原 綴合成了一道白光
向宇宙內的黑洞射去
把黑洞照亮
到那裡
再散發出七彩八彩九彩的
蝴蝶 處處飛
把黑洞
裝飾得 盡善盡美
好把夢找回來
把莊周和我……也帶進內裡去
2009年3月於紐約

在熱帶的大地 菩提樹
一道超越時空生死的咒符
心形的樹葉像鋒利的刀
一點一點解構了世界的因緣情結
在毀滅之中
萬物獲得了純粹的自由

沒有約束的業力像光
在第七天的永恆黑暗中開放
一朵一朵 金色巨蓮
從海底向上 奔湧
穿越虛空 無限膨脹
像一個巨大的氣泡
守望著我們的慾望
包圍著宇宙的邊緣

2009年寄自加拿大

■黑馬

春 訊

撕開人群，你看不到我一臉的鄉愁
你看不到我生鏽的身體
身體的內部
劈啪作響，我已不能發芽

下雪了，人群湧進車站，像流水的梨花
我淹沒其中，成為一朵浪花
我司空見慣的祖國，受難的祖國
流浪在外的祖國

那是一列磁懸浮列車也無法帶動的悲傷
在委屈的肚子裏
我寫下這首抗議冬雪的詩篇

廣場上擠滿了倍感荒涼的人群
我乘坐的列車帶著濃重的鄉愁
陰影呼應著候鳥般的生活，內心的召喚
正趕往下一個春天

回不去的地方叫故鄉

深夜火車駛出夢境
淹沒在大雪中是揮動的手
追趕火車的人，是被鄉音打動的人
打工生涯，多少冗長的段落
句讀點不開的人生
灌滿一肚子憂傷的是風雨
與自己血肉相連的卻永遠只能是鞋子

當月亮爬上了樓頂
汗水多麼廉價呀，夢想成了紀念碑
慢慢黑下來的是星空，
我堅持要等到你黎明的眼睛，
在暴風雨擊打的夜晚，我承擔
歲月中的鹽
把苦難穿在身上，
月光，就是一件很暖和的羽絨服

■于中

父親；母親

交叉著陰陽的啟示
父親您能否給我一點點
樹立做人子女的意見
譬如孝順母親
母親那一點一滴的愛心
每日俱增
母親那上上下下的掛心
入木三分
一如以前的您
那樣地使我汗顏
每次我出外玩耍
帶著滿臉熱汗回來
您總心痛的撫摸我的頭
如今我下班回家
母親也很想先聽我的電話
電話掛上的愛心
永遠是最可靠的聲音
一如我頭上父親您的手
永遠是最關切的問候
即使陰陽相隔
我和母親與您
都交叉著一點一滴
要報答的
愛心

4/30/09 寫於休士頓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
風雪灌進了脖子，抱緊了自己的
只能是雙手
被我走碎了的身影才能叫做鄉愁
空空蕩蕩的腳手架上
那散落的星辰才是家鄉兒童留守的眼睛
大雪替我說出了心中的愛：
回不去的地方叫故鄉！

2008年寄自江蘇沛縣

■柳青青

大鵬莊周

我是隻被歲月拔光羽毛
的大鵬
驚風的
侷促在寵物店外
的一個角落
偶爾啄啄一片突兀的眼光

而我的羽毛
早經專車護送
重新精製排列
莊重地安置在殿堂上
供人瞻仰
膜拜
他們自己的雄風

2009/03/22 加拿大

一旦墮落征塵
年華告成逝水
聞說白騰河畔
曾經見過五陵少年
談詩論文 隨現代
遙接象徵
那青春美夢正酣
卻難禁午夜驚雷霹靂
換作淒厲的槍炮響聲
鷓鴣既然要狙擊群鳥
他們只好中斷蓮的聯想
無奈地獨坐小樓隱於暗室
譜寫憂懷十三行
向生不逢辰吶喊
從嘆息以至飲泣
這一幅可觀圖象
因此零星落索了
又怎樣殷勤收拾
才能夠理直氣壯哀而不傷

■振嵐 鷓鴣就是要狙擊群鳥

過舊居

黨留得滿街殘雨
給三十年後
還在等我的
那片月光
聽

2005年9月5日越南堤岸

飛天

三月遊人稀
長街是一條青春的尾巴
你的衣帶牽著千載動靜
由動到靜由靜到靚
由靚到靚到飛起*

*廣東話

2007年3月13日敦煌

魚

南加州有許多印第安人保留區，
保留區內有許多魚，魚群裡
有許多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中
有許多不識水性……但他們一
尾連著一尾，張著嘴，搖著尾
努力向上游，從廿一點到老虎
機，從老虎機到龍蝦自助餐
我也喜歡龍蝦，我也曾像魚一
樣活過

2008年11月1日

佛

他在諦聽。靜即遠……
我們則自察而止遠聽。
他是星宿。另一些
我們沒有看見的巨星，環立於他四周。

哦，他是萬有。我們當真在等，
他的垂顧？難道他還有什麼需求？
縱使我們在此傾身拜在他跟前，
他也是深居而不作為如獸。

因為曳我們拜倒於其前者，
是百萬年來縈繞在他心中的意念。
他，斷念於我們的經驗，
卻經驗著可以指教我們的意念。
(巴黎—默東，1905年末)

佛

畏怯的異鄉參拜者遠遠就
感覺出佛身如何泛彩耀金
悔惜之國好像便是這樣
壘起它的神秘。

而近前來面對
佛眉的尊崇他感到迷惑：
鉢不是他們使用的碗
耳環不是他們的女人戴的耳環。

有誰能悟而說出，是何物
熔鑄於中，才使
一盤花萼把這尊佛像

擎托得：比一尊金像和周圍
更肅穆，更黃得寧謐
亦如肉身豎立。

(巴黎，1907年7月19日)

光環中的佛

一切中心的中心，內核的內核，
自成體系，甘甜化了的杏仁①，——
萬物乃至列星
是你的果肉：向你朝奉②。

瞧，你感覺，再無一物掛累你；
你的果皮貼入無限，
皮內有堅強的果漿四面擴張。
而一個發光體從皮外相助，

因為你的太陽們會居高臨下
圓滿而燦射地運轉③。
你身上便已經開始有
經受太陽們照耀之物。

(巴黎，1908年夏)

①首二句所示，是里氏所認識的佛，
和佛教基本教義，顯然經過他的理解和
歸納。

②“你”——光環中的佛。

③萬物和列星朝奉，其控制力無遠弗
屆的光環中的佛，一定是太陽，一定居
高臨下圓滿而燦射地運轉。如若不然，
就不是“一切中心的中心，內核的內核”，
就沒資格受萬物和列星朝奉。你既
是太陽，一定具有太陽的光照力。而你
又是包容萬有的實體，萬有無不在太陽
的光照下生存，你豈能自外於太陽的
光照和自己的光照而超然物外？於是你
等同於有情有慾的凡人。你的光環也是
性情中物。實質上，世間只有一個太陽，
所以說“果漿”只有“一個發光體從皮
外相助”。

拉紮勒斯(Lazarus) 是她的姓，她的名字叫艾瑪(Emma)，1849年7月22日生於紐約。祖上是葡萄牙籍猶太人。家裡七個孩子，她是老四。她的父母極為富有，且頗具文化修養，聘請教師到家裡來給她上課（那時大學還不招女生，中小學給女生的教育也有限），使她從小受到了極好的教育。她幼年就開始學習美國文學和歐洲文學，學習過多種外語，其中包括德文、法文和義大利文。11歲開始寫傳統的羅曼蒂克主題的感情豐富的抒情詩，17歲時由他父親出資出版了第一本詩集 *Poems and Translations*（《詩與譯詩》，1867年公開出版），引起美國著名詩人愛默生（1803-1882）的注意和支持，不久便成了紐約市文學精英團體的一員。接著出版了 *Admetus and Other Poems*（《阿梅塔斯及其他詩》，1871年）。愛默生非常喜歡這裡面的詩，請她到家裡來做客，從此她便與他通信，直至逝世。

拉紮勒斯的作品經常出現在 *Lippincott's Magazine*（《利平科特氏雜誌》）和 *Scribner's Monthly*（《斯科利布納氏月刊》）上。1874年，她出版第一本散文：*Alide: An Episode of Goethe's life*（《阿萊德：歌德軼事》）。1876年，她出版五幕詩劇 *The Spagnoletto*（《斯帕尼奧萊托》），寫的是1655年義大利的故事。作為劇作家，她激情多於才能。詩才是她的真正特長。她翻譯的海涅的 *Poems and Ballads*（《詩與歌謠》，1881）被認為是當時最好的海涅詩英譯。

拉紮勒斯讀了喬治·艾略特（1819-1880）的小說 *Daniel Deronda*（《丹尼爾·狄隆達》）以後開始對其猶太祖先感到了興趣。1880年代初俄國及德國爆發的反猶暴行，使拉紮勒斯的生活發生了轉折。當時有個記者在 *Century Magazine*（《世紀雜誌》）為這種反猶暴行辯解，拉紮勒斯便在下一期的雜誌上發表了激烈的文章，答覆“俄國基督教對當代猶太教”。從此時起，她便開始了保護自己民族的聖戰。她的詩帶上了一種新的緊迫的調子，號召猶太復國主義，特別是在 *Songs of a Semite*（《猶

太人之歌》，1882年）和描寫12世紀猶太人生活的劇本 *Dance to Death*（《同死共舞》）。尤其重要的是，她開始組織力量救濟聚集在沃茨島上成千上萬的移民，並開始為 *American Hebrew*（《美國希伯來人》）雜誌撰寫系列文章。

1883年，拉紮勒斯遠航英國。在那兒，她因為以猶太移民的名義進行的工作而受到了熱烈歡迎。她結交了許多猶太復國主義者，因此接著在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盤桓了兩年，1885年才回到美國。1887年她再度去歐洲，癌症打斷了她的活動，病重返回紐約，不久（1887年11月19日）逝世。

法國為了於1876年紀念美國獨立一百週年決定贈送給美國一尊自由女神像，但法國只承擔建造女神像的費用（約50萬美元），建造基座所需費用（約25萬美元）需美方解決。為了籌備這項資金，許多藝術家和文學家獻出自己的作品，拉紮勒斯1883年就寫了這首《新的巨像》。不過這首詩當時並沒有受到注意。1886年自由女神像落成典禮上，也沒有人提到這首詩。1901年，拉紮勒斯的朋友喬治娜·斯凱勒為紀念拉紮勒斯和她的這首詩開始奔走，1903年獲得成功，把鐫刻著這首詩的銅板鑲嵌在巨像基座裡面的牆上，現在這塊銅板在展覽館內展出。1930年代，德國納粹迫害其國內猶太人，因此接納難民問題被提出來。美籍南斯拉夫裔記者劉易斯·阿達米克把這首詩作為宣傳手段加以普及。1945年，這首詩被鐫刻在自由女神像的主要入口處。

這首詩對美國移民是很重要的，因此，它應該有無愧於它的譯文。茲試譯如下，希望得到讀者指正：

新的巨像

不像古希臘那座著名的青銅巨像
兩腿驕橫地跨在被征服的土地上①；
海浪拍岸的我們的夕照之門②將矗立著
一個高大的女性形像，她高舉著火把——
火焰是從天上拘來的閃電，她的名字叫
“流亡者之母”。她的手臂宛如燈塔

向全世界發出閃亮的歡迎。她將慈愛地俯視著港灣，看雙城③環抱、一橋④飛架。

“古老的國度啊，守著你們傳說中的輝煌吧！”
她閉著嘴心裡喊道。“把你們那些勞累的人，
那些窮苦的，那些渴望自由呼吸的瑟縮的人，
那些被你們富饒海岸當廢物拋棄的人交給我吧。
讓那些無家可歸、飽受風浪顛簸的人到我這裡來，
我在金門⑤旁邊高舉燈火熱烈歡迎他們的到達！”

①指古希臘在地中海羅得島所建的大太陽神赫利俄斯，高30多米，為世界七大奇跡之一。紀元前323年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大帝逝世，其將軍們發生爭奪王位的戰爭。羅得島與托羅密統治下的埃及結盟。安提柯一世及其子德米特里一世率四萬大軍攻打羅得島，久攻不下。紀元前304年，托羅密派援軍趕到，德米特里率軍撤離，留下大量攻城設備。羅得島人決定利用這些攻城設備賣來的錢（約合現代幣值3億6千萬美元）建造其保護神太陽神赫利俄斯的巨像，以紀念這次勝利。紀元前226年毀於地震。傳說該像兩腳立於兩個高大的基座上，船舶入港要從它的胯下穿過。

②原文是 sunset gates，可能是喻指旅人跋涉一天希望投奔的地方，類似中文的“歸宿”。我在網上看到 Kathleen Duey 的 *The Unicorn's Secret-#5 The Sunset Gates* 第1章描寫的就是一個小姑娘跟著吉普賽人流浪，傍晚從遠方看到要去的地方。

③指布魯克林和曼哈頓，當時他們還沒有統一成一個城市。

④指布魯克林大橋，架於東河（East River），長1825米，連接布魯克林和曼哈頓，1883年5月投入使用。

⑤喻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門。

五四人物的新詩

◎向明

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的時候，也是新文學運動跟著興旺之際，這時候的一些新文化運動主將也跟著寫起新詩來、有些是將舊體翻新、有些是小腳放大，有些則新到有如順口溜或打油詩、反正只要與舊有的韻律不合輒便是“新詩”，誰也不會去追究。新文化運動主將胡適也是倡導白話詩的推手，他和徐志摩組新月社，聲勢顯赫，不可一世。可惜徐志摩時運不濟、在民國廿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趕赴北京參加林徽音的一場“中國建築藝術”的演講，搭不要錢的郵件運送便機，在山東濟南白馬山墜機慘死。作為好友的胡適便寫了一看首題為〈獅子〉的詩來悼念徐志摩：

獅子蜷伏在我的背後，
軟綿綿地他總不肯走。
我正要推他下去，
忽然想起了死去的朋友。

一隻手拍著打呼的貓，
兩滴淚濕了衣袖，
“獅子。你好好睡吧，
你也失掉了一個好朋友！”

這詩中的獅子其實是胡適家裏養的一隻貓、是徐志摩借住他家時最喜愛的寵物、以“獅子”呼之。現在徐志摩死了，胡適睹物思人乃寫下這首詩。胡適的詩有的是完全大白話，有的又摔不掉古典的尾巴，只有這首〈獅子〉還像個新詩的樣子。

民國八年北京《新青年雜誌》刊出了胡適、沈尹默、劉半農三人的九首詩，惟劉半農最引人注意。他的詩不僅用白話，且大量使用江陰與北方方言，強烈的對比與寫實的刻畫，形成白話詩中的獨特風格。他有一首詩〈相隔一層紙〉，將富人與窮人的生活對照寫照得入木三分：

屋子裏擺著爐火，
老爺吩咐買水果。

說：“天氣不冷火太熱，
別任它烤壞了我。”
屋外躺著一個叫化子，
咬著牙齒，對著北風呼“要死”
可憐屋外與屋裏，
相隔只有一層薄紙。

這首字裏行間充滿了抱不平之氣的詩，和他那首膾炙人口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溫馨之情，可說是天差地別。

羅家倫是五四運動的主將，據胡適回憶，“五四運動”這個名詞即是由當時尚是北大學生羅家倫所最先提出，而且對外發表的宣言也是羅氏執筆。羅家倫最膾炙人口的著作是《新人生觀》，他有一首歌詞〈玉門出塞〉是民國三十三年從新疆訪問回來所作，刻劃大漠風光，氣魄雄偉，至今仍在各種演唱會中傳頌。五四當時他並沒有什麼詩作傳世。倒是胡適對羅家倫的其貌不揚，曾仿一位波斯詩人的詩作寫了五句白話詩，送羅家倫：

要是天公換了卿與我，
該把這糊塗世界一齊都打破。
再磨再煉再調和，
好依著你我的安排，
把世界重新造過。

傅斯年和羅家倫是北大同學亦是參與五四那場盛事的健將。兩人一同創辦“新潮社”，民國八年一月一日刊行《新潮》月刊。傅斯年曾在該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寫了一首詩〈老頭子和小孩子〉：

三月的雨
接著一日的晴
到處的蛙鳴
野外的綠兒兒濛濛騰騰
遠樹上的“知了”聲
近草旁的蚰蚰聲
溪邊的流水花浪花浪
柳葉上的風聲霹靂霹靂
一組天然的音樂

到人身上化成一陣淺涼

* *

野草兒的香
野花兒的香
水兒的香
團團的鑽進鼻子
頗覺此身在空中蕩漾

* *

這一幅水接天連，晴靄照映的畫圖裏
只見得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
和一個八九歲的小孩子
立在河岸堤上
彷彿這世界是他倆的一樣

這是一幅天地人間至美至善場景的描寫，在那詩剛換新脫舊的當口，傅斯年能有此功力，寫出至今也不得不讚歎的好詩，應該讓當時那些專業詩人汗顏。

當然、五四人物中還有一些才子在寫新詩，譬如魯迅就不能忽略。不過魯迅在《集外集》的序言中卻說：“我其實是不寫新詩的，只因為那時詩壇寂寞，所以打打邊鼓，湊些熱鬧，待到稱為新詩人的一出現，就洗手不幹了。”他的所謂待到新詩人出現，其實是意有所指的。指的是以徐志摩為首的那群新月詩派詩人，魯迅非常憎惡那些浪漫派的作品。然而他“打打邊鼓，湊湊熱鬧”的作品並不多，總共不到十首，都是些短小的抒情浪漫作品、如〈夢〉、〈愛之神〉、〈桃花〉等等。魯迅的新詩成就就是他在1927年七月二日在《語絲》上開始寫的短文，也就是後來被稱為散文詩的《野草》集。但後來他在1932年回憶卻說，這些作于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小文章，叫作隨便談談。誇大點說就是散文詩。可見他當初並沒把這些短文當作詩看。後來在他的《野草》英譯本《二心集》序言中解釋，野草集中某些篇文字較隱晦，因為那時難於直說，所以措詞就很含糊了。然而也就是因為這些文字較含蓄，所比才稱為散文詩了。

2009/5/4

時空中的位置

——談詩劄記之三

◎塞遙

對於許多朋友以及讀者將《寂寞天堂》裏的一些詩理解為鄉愁意識，我有必要聲明：由距離造成的所謂鄉愁，已經成為歷史！在 21 世紀的今天，這個命題，或者是由任何因地域而產生的憂患情緒，都將是不合時宜的。在地球村時代，人們將無法想像三毛的“橄欖樹”所產生的憂患美感；余光中的經典“民歌”、濃得化不開的“鄉韻”，只能是 20 世紀的產物。21 世紀的鄉愁甚至不再是文化層面上的，而是生命層面上的鄉愁！

在整理這幾年的詩作時，我發現這些年著墨最多的是時間與空間，特別是 2006、2007 兩年，是我對時空感受、思考最多的兩年。作為存在最根本的載體，時間與空間一直扮演著萬物存在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經緯度。我們都在不同的時空舞臺上演繹著生的悲歡離合。“文學即人學”，我同意這種說法，只要關乎“人學”，便離不開探討存在的意義與生命所面臨的一切困惑與憂患。這是二次大戰以來西方哲學界的主要命題，也是現代主義的核心主題。對我而言，只有詩才能更深刻而準確地圖解並闡釋存在。我在寫《寂寞天堂》系列的時候，這種感覺更明晰了：

我摸索著從地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西經 30、北緯 105 度。
這時，一道閃電擦亮群山
——上帝啊，我的孤獨何其精確。
（《寂寞天堂》之四）

但這些，與鄉愁無關。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人的存在過程也是自我發現，甚至是自我價值確立的過程。這種過程，也具體地體現在生活方面，體現在各種“位置”上。我對存在中的“位置”特別敏感，但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這種“位置”，並不是單純的地理上的位置，也不僅來自職位、性別或者人際關係，它更是屬於精神層面的，有時甚至從聲音中、從顏色裏，從時間，或者從人性等各種角落落實……從藝術的層面，對我來說，這種位置是追求美的過程的位置；從生命的層面，則是我對精神世界的把握與丈量。有人問我詩是什麼，從這個角度看，只有詩才能最具體地承載我內外的面貌，才能更精確地丈量我存在的位置：我的一舉一動都是一首首鮮活的詩！我的哭或笑、我的姿勢或動作，甚至我的身高、我的體重，以及我的目光所及，我周邊所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將構成我的詩的外在形式；而我的歡樂、幸福、平靜，我的痛苦、焦慮、憤怒，我的困頓、寂寞與迷惑則是我點燃詩生命的內在靈魂。

詩是一種語言的藝術，更是一種生命的藝術。

2008 年 1 月

在麻油燈與霓虹燈之間流蕩

非馬

這幾天忙著把手邊的文字工作告一段落，好開始專心畫畫。給馬東旭寫幾個字是其中之一。

馬東旭月前寄來他的幾首詩，要我做點評，還說希望至少 1000 字。他說他“出生於河南省寧陵縣的一個小村莊，熱愛文字，特別喜歡詩，可周圍的人都是種地的種地，養豬的養豬，就不懂得看看書，閒的時候村裡人打麻將，嘿，我連個交流的都沒有。”又說：“我祖籍是河南省滎陽縣，向上追溯山西洪桐縣，再向上追溯陝西扶風縣（系出扶風望族，馬援之後），再向上追溯河北趙縣，嘿，馬家多出自趙奢之後。”意思是說，看在同宗的面上，至少寫個 1000 字吧！前兩天他又來電郵說他等得花都謝了。

但這些都不是讓我想給他寫幾個字的真正原因。讀他的詩，我彷彿看到一個焦慮徬徨的年輕人，眼睜睜看著家鄉在劇變的風雲下一天天敗壞，失去了昔日的樸實：

水一樣純淨，莊稼一樣樸素的村民
紛紛突圍，曖昧上燈紅酒綠
無暇顧及一條命運不濟的河流，而泥土的
腥味開始霉變

——〈布袋溝〉

與美麗：

流言蜚語
村裡的人經過這麼花花綠綠的沖洗
半明半昧，我已看不出它最初的美麗
——〈讓我保持沉默〉

因此倉惶逃向城市：

像逃向城裡的我，滿身枝柯，一個人陷進
無邊的詭異

——〈布袋溝〉

卻在燈紅酒綠裡沉淪：

韶華易逝，我在城市的霓虹燈下沉淪

一支浪漫的笛琴

◎古遠清

——讀林明理的詩

飲酒，狂歌，恣肆汪洋

——〈回到一個人的白〉

而塵煙彌漫的城市，就像一架轟隆轟隆的壓路機，把本來已夠單薄的他，碾壓得更單薄了：

而城市，一絲一縷地抽乾細小的尊嚴
我卑微的身子越來越輕

——〈別了，子夜鄭州〉

冷漠、孤寂、惶惑、迷失，像浮萍般從一座城市漂向另一座城市，發現霓虹燈再絢麗，也無法消滅對麻油燈與芬芳炊煙的懷念。何況頻頻向他招手的，還有瀟灑在芳香土地上以及這些詩行間的溫馨的親情：

我像一隻蝸牛，躲在孤寂的殼裡，在城市的斑馬線上蠕動

前方三米的距離都令我惶惑

姐姐，我是一顆浮萍麼

從一座城市漂向另一座城市，我的根迷了方寸

在夜裡涉水，任憑天荒地老

姐姐，我無法走進霓虹燈的絢麗無法走進城市的冷漠

心上長滿雜草，長滿大片大片的荒涼

在夜裡懷想一盞麻油燈，懷想芬芳的炊煙

——〈姐姐，我要一個人遊走南方〉

暮色嫵媚而來，晚霞大片大片的墜落
歸家的大嫂，一臉平靜，十指生花，氤氳泥土的清芳

暗夜寧謐，萬籟無聲，一盞月光下三個孩子樸素而鮮活的生長

——〈突然想起了大嫂〉

從馬東旭的詩中，從這個流蕩的年輕人的身上，我彷彿看到了無數在農村裡苦苦掙扎徬徨，或在都市裡茫然流浪的年輕人的影子，其中也可能有你我的。

很高興看到這位血緣與詩的“同宗”，年紀輕輕便能如此準確地把握住社會的脈搏，用相當純樸洗煉的語言，給這個時代留下了詩的見證。

2008年12月10日寫於芝加哥

林明理近年來詩創作成績豐厚。她那唯美抒情的作品，感動了不少年輕人。過去寫文章她偏重於政經社會，關注的是環保議題，現在寫詩則追求純美境界。

無論是繪畫還是寫詩，林明理的作品均是一支浪漫的笛琴，向那紅塵十丈輕吹：

我從石階前坐。望新雁低翔而過

細雨，花飛，冉冉炊煙

在夜夢裏，窗外春雪伴我眠

細雨綿綿，迷迷濛濛；花飛花落，時隱時現；冉冉炊煙，若有若無。著墨不濃卻給人清新綺麗之感，其效果遠勝於濃妝豔抹的彩繪。後面再配上飛雪，春眠，夜夢，為新雁低翔的畫面渲染了氣氛，不愧為融畫法入詩的唯美佳構。

詩人創作貴在以一當十，以不全求全。古代文論家所謂“以少總多”，畫論家所謂“意餘於象”，講的均是寓無限於有限的藝術功力。作為詩人兼畫家的林明理，深諳此中三昧，像〈等候黎明〉頭一段：“把對岸的屋宇加點光／鐵窗割切成／紙畫”，用誇張的手法勾畫了黎明前的總輪廓。說是總輪廓，其實是以屋宇加一點光的“不全”來表現“等候黎明”之“全”，也就是用遠眺的“一”表現近景的“十”。第二段寫“乃至欸乃一聲／方驚醒／今夜月光如利刀／已劃過數不盡的／年”，于屋宇中聞遠處櫓槳欸乃之聲顯得悅耳怡情，黎明前的景色變得更為可愛，這真可謂是繪聲繪色。這裏說的“繪聲”，是指對欸乃一聲的描繪；“繪色”，是指對月色的表現。詩要做到聲情並茂，就要把“繪聲”與“繪色”結合起來。該詩結尾“風吹散每一歎息／都那樣久遠久遠了／是明天／且期待重生／親愛的，你會來嗎”，這裏對親愛者的呼喚聲描寫比起寫人的音容笑貌更有藝術魅力。因而，相對來說，寫黎明前的暗色比“歎

息”一類的“繪聲”難度要小一點，因為色彩屬空間範圍，有一定的物質形式；而歎息聲，屬時間範疇，是隨風飄散稍縱即逝的東西。它無形無色難以名狀。如捕捉不住，描寫不準，不傳神，就會削弱作品的真實感，很難在讀者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

靜美和壯美，是大自然兩種不同境界。作為女性詩人，林明理雖然也寫過“炮聲震過”的壯美，但顯得牽強，並不成功。應該說，她更拿手的是寫靜美，但她筆下的靜美不是近於空無，而是有“一把藍綠的小傘”作陪襯；幽暗也不等於孤獨，而是有你做伴。同樣側重寫靜美，〈秋收的黃昏〉色調明朗，在嫵媚的基調上浮動著一抹紅霞和劃破天際的歸雁，蘊含著活潑的生機；而〈默喚〉則不免帶著“孤獨的，徘徊於堤岸”的中世紀憂傷色彩，儘管還不至於如碎銀般枯寂。

本來，無聲的寂靜，無光的幽暗，有許多詩人表現過，但像〈雨夜〉這首詩中所寫的落葉的微音，燈影的幽暗，則是作者的獨到之處。林明理正是以她特有的畫家對色彩、聲音的敏感，才把握住茫茫夜路中所顯示的清冷、孤寂的境界。而這種敏感，又和她對無盡的秋風細雨的細緻觀察，對山樹底盡頭的潛心默會密不可分。

林明理身在都市，心在山水，以游走於兩者之間的“兩棲人”姿態出現在讀者面前。她生活的城市不管有多少高樓大廈和霓虹燈閃爍，但她最心儀的還是“綠柳，荷花，海燕”。林明理永不忘自己的精神原鄉，並深入傾聽莊稼的呼喚和不忘走盡田隴的老農，這就難怪她筆下不是“丁香花開”，就是“愛的禮讚”：一派質感親和，情深綿邈。

2009

現今美國詩壇上唯一健在的一個重要的白白派詩人斯諾德格拉斯 W.D. Snodgrass 在 1926 年出生於 Pennsylvania 州一個主要為德裔居住的城市 Wilksburg。他早期詩作的特點是注重形式和對個人經歷作無情和細緻的剖析。曾就讀於匹茲堡城附近的日內瓦學院，後自願參加美國海軍，服役於太平洋一個短時間，退役後獲得政府津貼進入愛奧華大學創作班，1951 年獲碩士學位，1953 年獲美術碩士 MFA（在美國大學裡 MFA 相當於博士）。

在求學時期斯氏是有名的白白派詩人洛厄爾 Robert Lowell 的得意學生，他有卓越的成績但帶有書呆子的氣質，因之常被稱為一個學院派的白白詩人。他曾任教於康奈爾大學(1955-57)、羅徹斯特大學(1957-58)、韋恩 Wayne 州立大學(1958-68)和錫拉丘茲 Syracuse 大學(1968 以後)。

儘管是個書呆子，卻結了四次婚，婚姻風波和與女人一起生活的困難給他造成了極大的精神打擊，也為他創作早期的兩部白白派詩集（頗受洛厄爾、塞克斯頓和普拉的影響）《心針》(Heart's Needle, 1959)和《經歷之後》(1968)，前者獲普利策獎，後來的詩作則以自由詩體寫成。但是創作這兩部詩集的過程為他帶來不可多得的題材，同時也流露出精神分析學給他的影響。

1946 年他和第一任妻子 Lila Jean 結婚，生一女兒辛西婭瓊，但在 1953 年離了婚，因此失去了愛女的痛苦袒露在《心針》裡，其淒涼之情，幾可催人淚下。以下是該詩的第八章最後六節：

今年萬聖節你回來住了一個星期。

你戴了假面具

扮作胖乎乎而健壯的

對視眼狐狸，走在遊行隊伍裡

隊伍裡面孔猙獰的南瓜燈斜眼看人，

你帶著袋子挨家挨戶

要求款待。多麼奇怪，

你摘下偽面具時，
我的鄰居必定忘記了你，
問你是誰家小孩。

你當然失去了食慾，
咕咕噉噉，不肯碰盤子；

根據當地法律
我把你的身份標示在桔黃色板條箱上
放在你的房間裡有好幾天。夜裡

你呼呼大睡在床上
格格地磨著牙床。
肯定是你的父親的罪過
附到了
你的身上。你有時來探看我。

時間到了。我們的南瓜燈看著
我拎你的手提箱。

他始而面露笑容，
繼而緊皺眉頭，情緒消沉。

你砸碎今年凍結在汽車腳踏板上的

初雪冰塊，想吃在嘴裡。

我們忍著不吃甜食，雖有好幾天，
你離開時我多麼想吃甜食，而且你知道
甜食腐蝕我的牙齒。實際上我們的甜食
使我們的牙齒蛀成洞。

（南京大學教授張子清譯）

斯氏的詩作敘述感情的克制，他在求學時受到象徵主義（梵谷、馬蒂斯、馬奈、莫奈和藍波）及十七世紀多恩提倡的形而上詩學加上艾略特的控制感情的唯一方式，所謂“客觀對應物” (objective correlative)，他失去女兒後的感情波瀾和精神損失，迫使他要採用向內 (introvert) 的心理反常學，受到弗洛伊德的近親相戀的心理學左右，每次見到愛女時，看到她的變化極為難過，不如在詩作中坦率的自己披露說“變化的是我”，正如易經所說的。斯氏對詩的自白性給讀者獲得明朗化，於是聲名更為大噪，被譽為美國的菲利普·拉金。出版之後他宣佈說，他作為白白派詩人的創

作生涯至此結束。

斯氏對後現代社會的貢獻是指出男性為了要維持父女關係而遭到失敗失望和新時代出現的家人距離感與怎樣接受痛苦和找到現實的清醒態度。他繼續用筆名加登斯 Gardons 寫了〈殘存〉(Remains, 1970)、〈母親〉、〈外父手腕：父親〉等作品，皆是針對男女間家庭的悲劇。

1977 年他發表了一卷題為《元首的地下碉堡》(The Fuehrer Bunker) 的史詩，寫給希特勒及他的情婦、部將（希姆萊、戈培爾和戈林）自殺之前的恐怖和病態的獨白，他把邪惡描寫為只不過是那群野心勃勃和寂寞的官僚的陳詞濫調，the banality of evil 而已。名詩評家休·肯納(Huge Kenner) 認為他浪費了自己的天才和時間來創作該詩集。另一名詩評家 H·布魯姆則認為是中古時代的抄本，是一卷暴力劇本。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寫詩或做學問都一樣，其基本態度必需認真、嚴謹，沒有原則，人云亦云，就算勉強做“完”亦必定不“好”，這應該是我們都懂得的道理，但實踐起來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何以見得？除了新大陸詩刊外，讀者不妨從任何一本港台大陸或其他地方的華文詩刊或文學雜誌中隨便找出一段談到詩的文字來驗證，同一篇文章中一會兒“詩”，一會兒“詩歌”者比比皆是，許多甚至出諸於名家，文章中談到的名詞沒有一貫性，就像是合約中沒有合約人的名字一樣，什麼東西都不是！什麼時候該稱“詩”？什麼時候該叫“詩歌”？好像都是隨意的，沒有關係的！如果兩者相等，則擇一而一概稱之便行，何以前句“詩和散文”，後句則“散文和詩歌”？何以評詩者叫做“詩評家”？不叫“詩歌評家”？偏要這樣叫的時候，又只好叫作“詩歌評論家”？難道寫文章、做學問是為了順口嗎？如果僅僅是為了順口的話，則不叫“詩歌節”而叫“詩節”又有何不可？嗚呼，如果連自己都混淆不清的話，那還評個什麼呢？撇開本刊一向反對的“詩歌”一詞，編者呼籲所有的詩人和詩評家，一致在文章中統一，要嘛全文稱“詩”為“詩”，要嘛全文稱“詩”為“詩歌”，那才顯得自己創作態度的認真和嚴肅啊！

“失縱”近年的秀陶終於現身，並有作品於本期發表；而停筆多年的達文終於又有作品寄來，所謂“詩道不孤”是也，在此歡迎他們歸隊！

本期“大陸民間詩刊大展”介紹的是“座標”詩刊的詩人作品，感謝詩人曉波的協助，這一個專論得以持續。另一專輯“馬華詩輯”經由詩人王濤和冬夢的努力亦得於今期與讀者見面！至於“越華詩人詩輯”乃是本刊從越華詩友的來稿中自行組成。這些專輯各有特色！我們並歡迎詩友們代組世界各地有特色的詩特輯，以增加交流，有意者請先來信與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並發表意見。至於一些連接不上這個網站的大陸地區詩友，則請到：<http://home.pacbell.net/wtchan> 下載最新一期新大陸詩刊。

詩訊

●海外詩人作家塞遙、劉耀中在北京獲 2009 年中國文學藝術大獎賽金獎。

●應南京詩人蔡克霖之邀，美國《無根草》詩刊主編謝青偕夫人 4 月 17 日由美抵寧，經常州時又與《翠苑》主編馮光輝聚晤。

●詩人向明近來行程頻繁，四月底去了北京，除省親外，在首都師大新詩研究所客座兩小時。五月 23 日到西安參加第二屆中國詩歌節。27 日到金門講課。

●台灣《文訊》本期對詩人方明做了相關報導，請到以下網址參閱：http://www.cdnews.com.tw/cdnews_site/docDetail.jsp?coluid=122&docid=100752580。

●馬來西亞詩人林野夫（馮學良）新詩集《企圖》經於 2008 年 11 月由大馬夢天社出版，書前有非馬、張誠忠及杜風人的序，書後有詩人的後記。

●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於今年 5 月 22-24 日舉辦第二屆“美中華文文學論壇”。詩人陳銘華應邀在會上發表“從美華新詩的發展談《新大陸詩刊》”談話。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韉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編輯中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十九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